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注疏卷二十八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百四十 經部

毛詩注疏卷二十八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周頌

閔予小子之什

序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箋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音義朝直遥反注同疏正義曰閔予小子詩者嗣王朝於廟之樂歌也謂成王嗣父為王朝於宗廟自言當嗣之意詩人述其事而作此詩歌焉此朝廟早晚毛無其說毛無避居之事此朝廟事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即已攝政成王未得朝

廟且又無政可謀此欲夙夜敬慎繼續先緒必非居攝之年也王肅以此篇為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毛意或當然也此及小毖四篇俱言嗣王文勢相類則毛意俱為攝政之後成王嗣位之初有此事詩人當即歌之也鄭以為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則是成王十三周公未居攝於是之時成王朝廟自言敬慎思繼先緒訪落與羣臣共謀敬之則羣臣進戒文相應和事在一時則俱是未攝之前後至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為此歌也小毖言懲創往時則是歸政之後元年之事以其居攝之日抗禮世子今始即政周之新王故亦與此為類稱嗣王也經云於予皇考下篇羣臣進謀云率時昭考皆以武王為言計歲首命諸侯羣廟皆朝特謀政故在武王廟也此篇王所自言亦是謀政之事但謀者與人之辭故下篇言謀此則獨述王言故稱為朝且此三篇一時之事似一人之作皆因朝廟而有此事故首

篇言朝以冠之箋正義曰以頌皆成王時事故知嗣王謂成王曲禮云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彼謂祝之所言以告神因其內外而異稱此非告神之辭直以嗣續先王稱嗣王耳古者天子崩百官聽於冢宰世子以三年之內不言政事此嗣王朝廟自謀為政則是即政之事故知除武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曲禮稱天子在喪曰予小子若已除喪當為吉稱而經言小子在疚為喪中辭者以其服雖除去喪日近又序其在喪之事故仍同喪稱言將始即政者始欲即政先朝於廟既朝而即聽政故言將也烈文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祖考告嗣位然則除喪朝廟亦用朝享之禮祭於廟矣序不言祭者以作者主述王言其意不在於祭故畧而言朝則祭可知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傳閔病造為疚病也箋

云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可悼傷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傳庭直也箋云茲此也陟降上下也於乎我君考武王長世能孝謂能以孝行為子孫法度使長見行也念此君祖文王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言無私枉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傳序緒也箋云夙早敬慎也我小子早夜慎行祖考之道言不敢懈倦也於乎君王歎文王武

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音義嬛其傾反崔本作㷀𤺺本又作
宂音救上時掌反又如字孝行下孟反懈音鮮疏正義曰毛以為成王將涖政而朝於廟乃追悼於己過欲
自彊於未然故感傷而言曰閔病乎我小子也往日遭此家道之不為言先王既崩家事無人為之使己孤特
嬛嬛然在於憂病之中賴周公代為家事得致太平今將自為政故追述其父於乎可歎美者我之君考謂武
王也此武王之道長可後世法之能為孝行常能念此君祖文王上事天下治民以正直之道而行止子繼父
業是能孝也皇考以念皇祖而能同其德行繼我之小子當早起夜卧敬慎而行此祖考之道止言將不敢懈
倦也於是可歎美者我文武之君以道有此德故我當繼其緒業思其所行不敢遺忘也由不敢忘故夙夜行
之鄭以為周公未攝之前成王因朝廟而感傷言曰可悼傷乎我小子耳今遭此家道之不成惟此為異餘同

傳正義曰閔病疚病皆釋詁文造為釋言文言毛意若在歸政之後則武王崩已多載今言小子在疚遭家不為追述武王初崩之時也言遭家不為謂家事無人為之賴周公為之已得太平將欲躬行故上念父祖追述此事為下言發端故王肅云病乎我小子乃遭家之不為言先王崩則家事莫為徒嬛嬛在憂而病故周公代為家事以致太平傳意或然箋正義曰閔者哀憫之辭故為悼傷之言有所造為終必成就故造猶成也人之所行死則事廢後主當更造立故云家道未成父在則有所依恃無之則己身孤特故云嬛嬛孤特在憂病之中易傳者以閔疚並訓為病於文太重孫毓云傳以閔為病以造訓為雖義不異於辭不便箋說為長傳正義曰庭直釋詁文箋正義曰茲此釋詁文又云陟升也釋言云降下也故以陟降為上下也武王身為孝子耳而云長世是其孝之法可後世長行故知謂以孝行為子孫法度使長見行之也文王身為王矣無人得在其上

故為上以直道事天為君所以救民故為下以直道治民即與文王所云文王陟降一也以庭止與陟降共文則二者皆用直道故分而屬之直者即不私枉之謂故云言無私枉論語云舉直措諸枉是枉者不直也禮記曰奉三無私是直者無私傳正義曰序緒釋詁文以王世相繼如絲之端緒故轉為緒箋正義曰敬者必慎故言敬慎也以上有皇考皇祖故云慎行祖考之道上文之意言皇考自念皇祖非成王念之此言繼緒思不忌宜為繼武王之緒思不忌武王耳而以為兼念文王者以成王美武王能念文王明成王亦當念之此文處末可以總前祖考故知兼念文王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序訪落嗣王謀於廟也箋云謀者謀政事也疏正義曰訪

落詩者嗣王謀於廟之樂歌也謂成王既朝廟而與羣臣謀事詩人述之而為此歌焉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傳訪謀落始時是率循悠遠猶道判分渙散也箋云昭明艾數猶圖也成王始即政自以承聖父之業懼不能遵其道德故於廟中與羣臣謀我始即政之事羣臣曰當循是明德之考所施行故答之以謙曰於乎遠哉我於是未有數言遠不可及也若扶將我就其典法而行之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收斂之維予小

子未堪家多難箋云多衆也我小子耳未任統理國家衆難成之事必有任賢待年長大之志難成之事謂諸政有業未平者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箋云紹繼也厥家謂羣臣也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者美矣我君考武王能以此道尊安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之位音義艾五葢反徐音刈判普半反渙音奐難如字協韻乃旦反任音壬下二篇注皆同長張丈反休許虯反疏正義曰毛以為成王始即王政恐不能繼聖父之業故於廟中與羣臣謀事汝等當謀我始即政之事止羣臣對王曰當循是明德之考

令效武王所施而為之王又謙而答之曰於乎可嗟嘆也此昭考之道悠然至遠哉我去之懸絶未有等數言其遠不可及不能循之汝若將我就之使我繼此先人之業則先人之道乃分散而去矣言己之才不足以繼之也維我小子才智淺短未任統理國家衆難成之事所以不能循是昭考也又述昭考之德言武王能繼其父文王以直道施於上下又能上下其家之職事謂治理羣臣使有次序也美矣我之君考武王能以此文王之道自安尊其身是昭考德同文王已不能及欲令羣臣助謀之也鄭唯繼猶判渙謂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而收斂之未堪家多難謂年幼未堪以此為異餘同傳正義曰訪謀落始率循時是悠遠猶道皆釋詁文春秋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左傳曰紀於是乎始判是判為分分之義也渙然是散之意故為散也王肅云將予就繼先人之道業乃分散而去言己才不能繼傳意或然箋正義曰釋詁云昭光也光即明義故為明也釋

詁云艾歷也歷數也轉以相訓故艾為數猶圖釋言文
此篇所述皆是王言獨知率時昭考一句為羣臣言者
以王方謀於臣不得自言率考且於乎悠哉朕未有艾
是報答率時昭考之言序云謀於廟明此句是臣為君
謀也率時昭考猶曰儀刑文王欲令法效之也就其典
法而行之謂就昭考之法也圖我所失分散者謂已不
能行分張散失者欲令羣臣圖謀而收斂聚之以助已
也易傳者以謀於羣臣當是求臣之助不宜過自謙退
言已不堪繼續故易之多衆釋詁文此未堪家多難文
與小毖正同但鄭以此篇在居攝之前小毖在致政之
後下箋云謂使周公居攝時與此異者各準時事而為
說故不同也又重解難成之事謂諸政教已有基業未
得平平亦成也謂若制禮作樂營洛之等於時未成也
此經雖無傳但毛以此篇為致政之後不得言年幼而
未堪也當自謂才智淺短而未堪耳言未者言已得臣
之助則堪之故以無助為未堪也紹繼釋詁文以大夫

稱家其家謂其羣臣之家故知謂羣臣也上言昭考此言皇考皆斥武王也武王所繼者文王耳故知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篇陟降庭止與此文相協故全引而說之上云念茲皇祖此言紹庭上下文義正同彌似一人之作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者謂以德詔爵以功詔祿隨才任之不失次序也言尊安其身則以保為安明為尊禮運云君者所明注云明猶尊也以此道尊安其身謂用此文王之道以定天下居天子之位是安而且尊也言此者以武王美道如是已欲謀而行之故以此事告羣臣令為已謀之也

訪落一章十二句

序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音義敬之一本無之字疏正義曰敬之詩者羣臣進戒嗣王之樂歌也謂成王朝廟與羣臣謀事羣臣因在廟而進戒嗣王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

焉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傳顯見士事也箋云顯光監視也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時戒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乃光明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易也無謂天高又高在上遠人而不畏也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日月瞻視近在此也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傳小子嗣王也將

行也光廣也佛大也仔肩克也箋云緝熙光明也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羣臣戒成王以敬之敬之故承之以謙云我小子耳不聰達於敬之之意曰就月行言當習之以積漸也且欲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也輔佛是任示道我以顯明之德行是時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 音義 易鄭音亦王以豉反見賢遍反遠于萬反上時掌反佛毛符弗反鄭音弼仔音兹毛云仔肩克也此二字共訓鄭亦同訓此二字云仔肩任也肩古賢反德行下孟反注同浸子鴆反道音導 疏 正義曰毛以為成王既謀於廟羣臣進而戒之曰王當敬

其事而行之敬其事而行之天之臨下乃光明顯見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易哉王無得稱曰此天乃高而又高在上以為不見人之善惡而不畏天乃升降以行其事謂轉運日月照臨四方日月視人其神近在於此不為遠也王既承其戒答之以謙曰維我小子不聽達於此敬之之意言己心不能達將欲以漸學之令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可行且欲學作有光明之事於彼光明之人謂賢中之賢乃從之學又大是相克勝之道汝等羣臣當示導我以顯明之德行是王求戒之言也鄭唯佛時仔肩一句別義具在箋傳正義曰顯見釋詁文士察也獄官謂之士者言其能察理衆事是士為事之義也箋正義曰顯光監視釋詁文以此承上篇事相首尾故言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時戒之天乃光明去惡與善謂天道去惡人與善人其事光明不暗昧也其吉凶不可變易謂善則予之吉惡則加之凶此事一定終不變易言天之可畏也天高又高在上言遠人之意

勿以天為極高謂其不見人之善惡而不畏之言天上下其事謂以日月行於晝夜自上至下照知其事故云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日月瞻視其神近在於此故須敬也天神察物不必以日月而知以人事所見舉驗者言之定本注云天謂天高又高在上傳正義曰小子嗣王也者上二篇亦有小子於是始解者舉下以明上釋言云將送也孫炎曰將行之送是將亦行之義故為行也以光之照耀所及廣遠故以光為廣佛之為大其義未聞釋詁云肩克也直以肩為克耳傳言仔肩克也則二字共訓為克猶權輿之為始箋亦云仔肩任也雖所訓不同亦二字共義箋正義曰釋詁云緝熙光也故為光明鄭讀佛為輔弼之弼時是釋詁文釋詁云肩勝也即堪任之義故為任也敬之者止謂恭敬其事而已言不聽達者敬雖由己隨事而生事有不知無所施敬言不聽達其意也日就謂學之使每日有成就月將謂至於一月則有可行言當習之以積漸也定本集注漸作浸

王身當理政事而言學有光明是王意以己不達於政未能即任其事且欲學作有光明於彼光明之人謂選擇賢中之賢乃從之學以賢者必有光明之德故以光明表賢也身方學之未堪為政故輔弼是任示導我以顯明之德行欲使輔弼之人示語已也王既謙虛如是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於是之時始有居攝之志知者以周公若已居攝則王不得朝廟謀政明於此時未攝政也周公之攝必當有因王自知不堪思任輔弼周公之志宜因此興故於是乃有攝意也若然成王本欲任賢周公因之以攝所以管蔡流言復為疑惑者成王本欲身自為主委任賢臣及周公居攝乃代之為主人臣而代天子曠世之所罕聞成王既幼復為管蔡所惑故致疑也周公不為臣輔之必攝其政者若使為臣奉主每事禀承雖可以盡心而不得行意欲制禮作為樂非攝不可故不得已而居之也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又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

樂焉周公之攝王政其意在於此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序小毖嗣王求助也箋云毖慎也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而不慎後為禍大故成王求忠臣早輔助己為政以救患難音義毖音祕難乃旦反下禍難之難皆同疏正義曰小毖詩者嗣王求助之樂歌也謂周公歸政之後成王初始嗣位因祭在廟而求羣臣助己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言創艾往過戒慎將來是求助之事也毛以上三篇亦為歸政後事於訪落言謀於廟則進戒求助亦在廟中與上一時之事鄭以上三篇居攝之前此在歸政之後然而頌之大列皆由神明而興此蓋亦因

祭在廟而求助也箋正義曰毖慎釋詁文箋以經文無小字而名曰小毖故解其意此意出於允彼桃蟲翻飛維鳥而來也言早輔助者初嗣王位而即求之是其早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傳毖慎也荓蜂摩曳也箋云懲艾也始者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舉兵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曰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畏慎後復有禍難羣臣小人無敢我摩曳謂為譎詐誑欺不可信也汝如

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謂將有刑誅肇允彼桃蟲

拚飛維鳥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云肇始允信也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鷦鳥之小不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鷦之翻飛為大鳥也鷦之所為鳥題肩也或曰鴞皆惡聲之鳥未堪家多難予

又集于蓼傳堪任予我也我又集于蓼言辛苦也箋云集會也未任統理我國家衆難成之事謂使周公居攝時也我又會於辛苦遇三監及淮夷之難也音義懲直升反

韓詩云若也并普經反爾雅作粤音同蜂本又作螽孚逢反螫音釋韓詩作辛赦赦事也庠尺制反本又作掣曳以制反乂音刈字或作忞下同創初亮反復扶又反譎音決誑九況反拚芳煩反鷦子消反鳥始小後大者也蓼音了

疏正義曰毛以為成王即政求助於羣臣告之云我其懲創於往時而謂管蔡誤己以為創艾故慎彼在後恐更有患難汝等羣臣莫復於我掣曳牽我以入惡道若其如是我必刑誅於汝是汝自求是辛苦毒螫之害耳以管蔡誤己尋被誅戮故自說懲創戒使勿然既言將欲慎患又說當慎其小惡之初始信如彼桃蟲耳為惡不已於後更大似桃蟲翻然而飛維為大鳥矣其意言管蔡始則讒毀周公後遂舉兵謀叛逆是積小成大言後有此類當小即誅之勿使至大又言求助之意以我才智淺薄未任獨當國家多難之事恐我又集止於患難似蓼菜之辛苦然故須汝等助我慎之言又又者非徒多難又集辛苦以此之故求入助已也鄭

於下四句文勢大同屬意小異言已所以創於往時者往始之時信以管蔡之讒為小如彼桃蟲耳故不即誅之乃叛而作亂為王室大患如桃蟲翻然而飛維為大鳥矣於時我年幼少未任統理國家衆難成之事故使周公攝政即有三監及淮夷作亂使我又會於辛苦皆由不慎其小以致使然我今欲慎小防患故須汝等助我言已求助之意也傳正義曰荓蜂掣曳釋訓文孫炎曰謂相掣曳入於惡也彼作甹夆古今字耳王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毒孫毓云羣臣無肯牽引扶助我我則自得辛螫之毒此二家以荓蜂為掣曳為善自求為王身自求案傳本無此意故同之鄭說箋正義曰懲艾也者懲與創艾皆嘗有事思自改悔之言此云予其懲而明是有事可創故鄭迹其創艾之所由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金縢有其事也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誅之書序有其事也成王年十五周公自東都反而居攝稱元年其年即舉

兵東伐至二年滅殷三年伐奄叛逆之事始得平定是歷年乃已也既創往時畏慎後禍恐其將復如是故戒羣臣小子無敢掣曳我也掣曳者從旁牽挽之言是挽離正道使就邪僻故知謂譎詐誑欺不可信若管蔡流言之類也毒螫如彼毒蟲之螫故言謂將有刑誅傳正義曰釋鳥云桃蟲鷦其雌名鴱舍人曰桃蟲名鷦其雌名鴱郭璞曰鷦䳄亡消反桃雀也俗名為巧婦鷦䳄小鳥而生鵰鶚者也陸璣疏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為鵰故俗語鷦鷯生鵰言始小終大者始為桃蟲長大而為鷦鳥以喻小惡不誅成為大惡傳言始小終大其文得與箋同但毛以周公為武王崩之明年即攝政為元年時即管蔡流言成王信之周公舉兵誅之成王猶尚未悟既誅之後得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始得周公箋言王意以管蔡流言為小罪恨不登時誅之毛不得有此意耳是其必異於鄭當謂將來之惡宜慎其小耳故王肅云言患難宜慎其小是謂將來患難

非悔不誅管蔡也箋正義曰肇始允信釋詁文管蔡初為流言成王信之既信其言自然不得誅之今悔於不登時誅之者此謂啓金縢後既信周公之心已知管蔡之妄宜即執而戮之乃迎周公當時以管蔡罪小不即誅殺至使叛而作亂為此大禍故所以為創也箋又言鷦之所為鳥題肩或曰鴞皆惡聲之鳥定本集注皆云或曰鴟皆惡鳥也案月令季冬征鳥厲疾注云征鳥題肩齊人謂之擊征或曰鷹然則題肩是鷹之别名與鴞不類鴞自惡聲之鳥鷹非惡聲不得云皆惡聲之鳥也說文云鷦鷯桃蟲也郭璞云桃蟲巧婦也方言說巧婦之名自關而東謂之桑飛或謂之工雀或謂之過鸁或謂之女匠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韈雀郭璞注云即鷦鷯是也諸儒皆以鷦為巧婦與題肩又不類也今箋以鷦與題肩及鴞三者皆一其義未詳且言鷦之為鳥題肩事亦不知所出遺諸後賢傳正義曰釋詁云堪勝亦任之義也予我釋詁文毛不得有追悔管蔡之事

上經謂慎將來則知亦謂將來之事不得與鄭同也當言已才智淺短未任國家多難之事既已多難又會辛苦故王肅云非徒多難而已又多辛苦是說將來之事對多難為文蓼辛苦之菜故云又集於蓼言辛苦也箋正義曰集會釋言文會謂逢遇之也世道未平戰鬬不息於王者為辛苦之事故言又會於辛苦也上以翻飛為喻謂長惡使成此云又集于蓼謂逢其叛逆故上箋言管蔡此箋言三監猶是一事但指意有先後耳言三監及淮夷之難者淮夷之叛亦三監使然故連言之也

小毖一章八句

序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箋云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

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音義芟所銜反除草也甸田見反疏

正義曰載芟詩者春籍田而祈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王者於春時親耕籍田以勸農桑又祈求社稷使獲其年豐歲稔詩人述其豐熟之事而為此歌焉經陳下民樂治田業收穫弘多釀為酒醴用以祭祀是由王者耕籍田祈社稷勸之使然故序本其多穫所由言其作頌之意經則主說年豐故其言不及籍社所以經序有異也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籍仲春擇元日命民人社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然則天子祈社亦以仲春與耕籍異月而連言之者雖則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總之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此二社皆應以春祀之但此為百姓祈祭文當主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謂泰社社稷焉箋正義曰天官甸師掌耕耨王籍月令孟春云天子親載

耒耜躬耕帝籍是籍田者甸師所掌王所耕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祭義文王親耕者一人獨發三推而已借民力使終治之故謂之籍田也月令說耕籍之事云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周語說耕籍之事云王耕一發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韋昭云王無耦以一耜耕班次也三之者下各三其上王一發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然則每耕人數如周語其推之數如月令則王一人發而三推公三人發各五推卿九人發各九推大夫推數則無文因以三孤并六卿是為九其大夫雖多見相三之數取二十七人為之耳其士益八十一人為之耳月令止有卿而韋昭兼言大夫明亦宜有士也庶人終於千畝謂甸師之屬徒也天官序云甸師下士一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二百人其職云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注云其屬府史胥徒也耨芸芓也王以孟春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

謂徒三百人籍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芋終之是借民者謂借此甸師之徒也王者役人自是常事而謂之借者言此田耕耨皆當王親為之但以聽政治民有所不暇故借人之力以為己功是以謂之借也漢書孝文元年開籍田應劭曰籍田千畝典籍之田臣瓚案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率天下先本不得以假借為稱而鄭以為借民力者凡言典籍者謂作事設法書而記之或復追述前言號為典法此籍田在於公地歲歲耕墾此乃當時之事何故以籍為名若以事載典籍即名籍田則天下之事無非籍矣何獨於此偏得籍名瓚見親耕之言即云不得假借豈籍田千畝者天子親耕之乎聖王制法為此籍田者萬民之業以農為本五禮之事唯祭為大以天子之貴親執耒耜所以勸農業也祭之所奉必用己力所以敬明神也祭義云天子為籍千畝躬秉耒耜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齍盛於是乎

取之敬之至也是
說籍田之意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
亞侯旅侯彊侯以傳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畛埸也主家
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强强力也以用也
箋云載始也隰謂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者强有
餘力者周禮曰以强予任民以謂閒民今時傭賃也春
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成王之時萬民樂治田業將耕
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

於是耘除其根株輩作者千耦言趨時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父子餘夫俱行强有餘力者相助又取傭賃務疾畢已當種也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傳嗿衆貌士子弟也箋云饁饋饟也依之言愛也婦子來饋饟其農人於田野乃逆而媚愛之言勸其事勞不自苦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傳略利也箋云俶載當作熾菑播猶種也實種子也函含也活生也農夫既耘除草木根株乃更以利耜熾菑之而後種其種

皆成好含生氣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傳達射也有厭其傑言傑苗厭然特美也麃耘也箋云達出地也傑先長者厭厭其苗衆齊等也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傳濟濟難也箋云難者穗衆難進也有實實成也其積之乃萬億及秭言得多也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箋云烝進畀予洽合也進于祖妣謂祭先祖先妣也以洽百禮謂饗燕之屬有飶其香邦家之光傳飶芬香也箋云芬香之酒醴饗燕賓客則

多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傳椒猶飶也胡壽也考成也箋云寧安也以芬香之酒醴祭於祖妣則多得其福右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傳且此也振自也箋云匪非也振亦古也饗燕祭祀心非云且而有且謂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心非云今而有此今謂嘉慶之事不聞而至也言修德行禮莫不獲報乃古古而如此所由來者久非適今時音義柞側伯反除木也澤澤音釋釋注同爾雅作郝音同云耕也郭云言土解也耦五口反芸音云本又作耘除草也畛之忍

反徐又音真強其良反有餘力易本又作埸音亦長張丈反下同徑古定反閒音閒僴音容儹女鴆反烝音諡解音蟹㒸勑感反饁于輒反饋具愧反饟式亮反略如字字書作畧同俶載毛並如字鄭作熾菑下篇同函戶南反下篇同熾尺志反𤣩也菑側其反種章勇反下其種同株音誅驛音亦爾雅作繹繹云生也厭於艷反下同緜緜如字爾雅云麃也韓詩作民民云衆貌麃表嬌反芸也說文作穮音同云穮耨鉏田也字林云穮耕禾閒也方遙反射食亦反長張丈反穫戶郭反積子賜反又如字注同秭音姊烝之丞反畀必二反注同飶蒲即反芬芳也說文云食之香也字又作苾音同一音蒲必反注同椒子消反徐子料反沈作俶尺淑反云作椒者誤也此論醲酒芬香無取椒氣之芳也案唐風椒聊箋云椒之性芬芳王注云椒芬芳之物此傳云椒猶飶飶芬香椒是芬芳之物此正相協無故改字為俶俶始也非芬香馨呼庭反且七也反又子餘反下同見賢遍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周公成王之時耕籍以勸下民祈社而求穀實故其時之民樂治田業於是始芟其所田之草始除其所田之木待其土氣烝達然後耕之其耕則釋釋然土皆解散又二人相對者有千耦之人其皆耘除此所芟柞草木之根株也其耘之時或往之隰或往之畛其所往之人維為主之家長維處伯之長子維次長之仲叔維衆之子弟維強力之兼士維所以傭賃之人此等俱往畛隰芸除草木盡家之衆皆服作勞有嗿然而衆其來饟饁之人即其婦之與士也此農人不以其身為苦乃謂饟己為勞思逆而媚其行饟之婦有愛其從來子弟是王化之深務農之至也此農人既去草木根株有略然而利者其所用之耜以此利耜始耕於南畝之中以種其百衆之穀此穀之種實皆含此當生之活氣故從土中驛驛然其鑽土以射出其土也乃有厭然而特茂者其傑立之苗也厭厭然而長大者其齊等之苗也於是農人則緜緜然用其力麃芸之以此

至於大熟則穫刈之濟濟然穗衆而難進有成實而多者其此民之積聚也乃有萬與億而及秭言其多無數也天下豐熟而此在上税而取之以為三種之酒以為五齊之醴進予先祖先妣又以會聚其百衆之禮而為祭祀此所為之酒醴有飶然其氣芬香用之以祭祀為鬼神所饗為我國家之光榮也此所為之酒醴有如椒之馨香用之以祭祀為鬼神降福則得年壽與成德之安寧也既治田得穀用之祭祀而使鬼神歡悅邦國安寧祭祀得所故能誠感天地心非云云此而有此謂禎祥之應事來至而先來也心非云今而有今謂嘉慶之事不先聞而即至也此事乃自古以來當如此言修德行禮莫不獲報非獨於此周時鄭以俶載為熾菑熾然入地而菑殺其草於南畝之中又以烝畀祖妣為祭祀之禮以祀宗廟以洽百禮為饗燕之禮以待賓客既言二禮又反而申之言此所為之酒醴有飶然其氣芬香用之以饗燕賓客為賓所悅為我國家光榮也又其為酒

醴有如椒之香馨用之以祭祀鬼神為鬼神降福則得年壽與成德之安寧也又以且為辭以振為古餘同傳

正義曰隱六年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是除草曰芟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除木曰柞地官遂人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則畛謂地畔之徑路也至此而易之主故以畛為場信南山云疆場翼翼是也坊記云家無二主主是一家之尊故知主家長也主既家長而別有伯則伯是主之長子也亞訓次也次於伯故知仲叔也不言季者以季幼少宜與諸子為類也令旅中兼之旅訓衆也訓幼者之衆即季弟及伯仲叔之諸子故云旅子弟也此子弟謂成人堪耕芸者若幼則從饟而行下云有依其士是也强有力能兼人故云强强力也以者傭賃之人以意驅用故云用也箋

正義曰載始也者此本其開地之初故載為始原隰者地形高下之別名隰指地形而言則是未嘗墾發故知謂新發田也畛是地畔道路之名故知謂舊田有徑路

者强有餘力謂其人强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周禮曰以强予任民地官遂人文彼注云强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引之以證强有餘力彼民作甿注云變民言甿異外內也然則甿民是一故以民言之以謂閒民今時傭賃者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司農云閒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為人執事若今時傭力也是有閒民傭賃之事也又解云以之意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此傭力隨主人所東西故稱以也僖二十六年左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即東西也彼雖為師發例要以者任其東西故引之以證此太平之世而得有閒民者人之才度等級不同自有不能存立於為人所役者聖人順而任之周禮列於九職是雖太平之世必為人傭故此得有之也土氣烝達者周語說將耕之事云陽氣俱烝土膏其動韋昭云烝升也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注云此陽氣烝達可耕之候然則土氣烝達者謂陽氣升

上達出於是耕之故土得釋釋然而散也釋訓云釋釋耕也舍人曰釋釋猶藿藿解散之意言輩作者合家盡行輩輩俱作言趨時也千耦謂為耦者千是二千人為千耦與十千維耦異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言其所往皆徧也故王肅云有隰則有原言畛新可見美其陰陽和得同時就功也又解所以合家俱作之意務疾畢已當種也已猶了欲疾耕使畢了故下經而種之傳正義曰噴衆貌者以耘者千耦饟者必多故知噴為衆貌士者男子之稱而不在耕芸之中宜是幼者行饟故為子弟此經言有噴其饁以目之婦士俱是行饟之人七月云同我婦子子即此之士也箋正義曰饁饋釋詁文孫炎曰饁野之饋也依文與媚相類媚為愛故知依亦愛也傳正義曰略利釋詁文箋正義曰實種子也者此說初種故知實為種子函者容藏之義故轉為含猶人口含之也活者生活故為生言種子內含生氣種之必生也傳正義曰達射也者苗生達也則射而出故以達為

射釋訓云驛驛生也舍人曰穀皆生之貌是驛驛其達謂苗生達也厭厭者苗長茂盛之貌其傑苗之傑者亦是苗也而與其苗異文傑謂其中特美者苗謂其餘齊等者二者皆美茂故俱稱厭但以齊等苗多重言厭厭耳以二者相涉故傳詳其文故云有厭其傑言苗傑然特美也箋申特美之意故云先長者傑既是先長明厭厭其餘衆苗齊等者麃是芸之別名緜緜是麃之貌釋訓云緜緜麃也孫炎曰緜緜言詳密也郭璞曰芸不息也王肅云芸者其衆緜緜然不絕也釋訓曰濟濟容止也在田穫刈不得有濟濟之容但容止濟濟者必舉動安舒此刈者以禾稠難進不能速疾故亦以濟濟言之言難者箋申之云穗衆難進也箋正義曰烝進畀予洽合皆釋詁文箋以下云有飶有椒重設其文則是二事故分此以當之以洽百禮為合聚衆禮其用酒醴者祭祀以外唯饗燕耳故言謂饗燕之屬賓之初筵與豐年皆有以洽百禮之文與此同而賓之初筵其文之下即

云有壬有林林謂諸侯之君故箋以為合見百國所獻之禮豐年止言報祭無饗燕之義故箋不為說則與烝畀祖妣共為祭祀之禮此以有二事故以為饗燕之禮皆觀文為義故三者皆異毛既無饗燕之言明皆據祭祀與鄭不同傳正義曰苾芬香也者飶者香之氣故為芬香也箋正義曰芬香之酒醴者箋以此充饗燕下充祭祀者以言邦家之光謂國有光榮是於賓客之辭也胡考之寧言身得壽考與祭之祝慶萬壽無疆義同是於鬼神之辭也乃知此為饗燕下為祭祀以饗燕施於賓客故云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祭祀進於祖妣故云多得福祿於身得壽考傳正義曰椒猶飶也者椒是木名非香氣也但椒木之氣香作者以椒言香故傳辨之云猶如飶也僖二十三年左傳曰雖及胡耇周書謚法保民耆艾曰胡胡為壽也考成釋詁文言考者明老而有成德蕩曰雖無老成人是也且此振自者毛雖有此訓其義與鄭不殊箋正義曰振亦古也者箋以爾雅

有此正訓故易傳以為振亦古也以上陳祭饗二事此承上文故云饗燕祭祀直言饗燕祭祀謂為之得其所也有天下者主於敬待神人接之以禮則人神慶悅至誠感物祥瑞必臻故知非且有且非今斯今謂嘉慶禎祥之事非謂其有而已有之以言報應之疾也且實語助但今謂今時則且亦今時其實是一作者美其事而丁寧重言之耳嘉慶謂王者所得美善之實事禎祥謂嘉慶之前先見為徵應者也以其分為二文故屬禎祥於上句屬嘉慶於下句但禎祥為嘉慶而先見故言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以禎祥是事之先應故言先來見嘉慶是善之實事故云不聞而至二者意亦同也此禎祥嘉慶自天為之享燕之禮得所不謂其至而已至言修德行禮莫不獲報乃古又古以來當皆如此非適今時美此太平之主能重於農業獲此福慶故歌之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序良耜秋報社稷也音義耜音似田器也疏正義曰良耜詩者秋報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年穀豐稔以為由社稷之所祐故於秋物既成王者乃祭社稷之神以報生長之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之所陳其末四句是報祭社稷之事婦子寧止以上言其耕種多獲以明報祭所由亦是報之事也經言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乃是場功畢入當十月之後而得言秋報者作者先陳人事使畢然後言其報祭其實報祭在秋寧止在冬也本或秋下有冬衍字與豐年之序相涉而誤定本無冬字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傳畟畟猶測測也箋云良善也農人測測以利善之耜熾菑是南畝

也種此百穀其種皆成好含生氣言得其時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傳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蓼水草也箋云瞻視也有來視女謂婦子來饁者也筐筥所以盛黍也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饁者見戴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薅去荼蓼之事言閔其勤苦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傳挃挃穫聲也栗栗衆多也墉城也箋云百室一族也草穢既除而禾

稼茂禾稼茂而穀成熟穀成熟而積聚多如墉也如櫛也以言積之高大且相比迫也其已治之則百家開户納之千耦其耘輩作尚衆也一族同時納穀親親也百室者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歡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傳黄牛黑脣曰犉社稷之牛角尺以似以續嗣前歲續往事也箋云捄角貌五穀畢入婦子則安無行饁之事於是殺牲報祭社稷嗣前歲者復求有

豐年也續往事者復以養人也續古之人求有良司嗇也

音義 畟楚側反爾雅云畟畟耜也郭云猶嚴利也種章勇反筐丘方反筥紀呂反饟式亮反笠音立糾居黝反又其皎反鎛音博趙徒了反刺也又如字沈起了反又徒少反薅呼毛反說文云拔田草也又云或作茠引此以茠荼蓼荼蓼上音徒下音了刺七亦反下同葳音成去起呂反朽虛有反爛也挃珍栗反積子賜反比毗志反注同櫛側瑟反餔音蒲又音步醵其據反又其略反合錢飲酒也㹀如純反本亦作犉捄音虯復扶又反下同

疏 正義曰毛以為農人以畟畟然利刀善耜始事於南畝而耕之種其百衆之穀其實皆含此當時生之氣故生而漸長農人事而芸之於是有來視汝之農人者載其方筐及其圓筥其筐筥所盛以饟者維是黍也既饟到田見其農夫所載之笠維糾然其田器之鎛以此趙而刺地以薅去荼蓼之草其荼蓼之

草既朽敗止黍稷乃茂盛止及其成熟乃穫刈之挃挃然為聲既穫訖乃積聚之栗栗然衆多所積聚者其大如城雉之峻壯其比迫如櫛齒之相次既蹂踐而治之則以開百室一時而納之於是百室皆盈滿而多穀粟止婦子皆不行而安寧止天下大熟民安如此國家乃殺是犉牡之牲有捄然者此牲之角用此牲以報祭社稷所以報祭之者以嗣繼其先歲復求其豐年以續接其往歲復得以養人又求良善司嗇以續古昔之人庶其常勤勸農常得豐年也鄭唯倣載為熾菑為畟餘同傳正義曰畟畟猶測測者以畟畟文連良耜則是刃利之狀故猶測測以為利之意也釋訓云畟畟耜也舍人曰畟畟耜入地之貌郭璞曰言嚴利也笠所以禦暑雨也者笠之為器暑雨皆得禦之故兼言也其鎛斯趙則趙是用鎛之事鎛是鋤類故趙為刺地也又釋草云薔虞蓼某氏曰薔一名虞蓼孫炎曰虞蓼是澤之所生故為水草也蓼是穢草荼亦穢草非苦菜也釋草云荼委

葉舍人曰荼一名委葉某氏引此詩則此荼謂委葉也王肅云荼陸穢蓼水草然則所由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箋正義曰瞻視釋詁文下言婦子寧止明此以為不寧故知有來視汝謂婦子來饁者也筐筥之下即云饟黍故知筐筥所以盛黍也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禮食有黍明黍是貴也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為忌日貶而用稷是為賤也賤者當食稷耳故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瞻汝是見彼農人之時而陳其笠其鎛故知見農人戴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薅去荼蓼之草定本集注皆云薅去荼蓼之事言閔其勤苦與俗本不同傳正義曰釋訓云挃挃穫也栗栗衆也李巡曰栗栗積聚之衆孫炎曰挃挃穫聲也皆取此為說也城之與墻俱得為墉但此比高大故為城箋正義曰百室一族也者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是百室為一族於六鄉則一族於六遂則一酇是鄭以鄉尊於遂故舉鄉言耳上篇言千耦此篇言百室雖未必一人作而

其文千百不同故解其意千耦其芸輩作者尚衆故舉多言也一族同時納穀見聚居者相親故舉室言也又解族黨州鄉皆為聚屬獨以百室於親親之意由百室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同祭酺合醵之歡也故偏言之也遂人云百夫有洫故知百室共洫間而耕彼注云百夫一酇之田為六遂之法族在六鄉而引彼者小司徒注云鄉之田制與遂同故得舉酇之制以言族也祭酺者族師職云春秋祭酺注云酺者為人物災害之神也古書酺為步杜子春云當為酺玄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葢亦為壇位如雩祭云族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醻酢焉鄭於彼雖以酺步為疑而以酺為正故此以酺言之蝝螟食穀之蟲害及人物此神能為災害故祭以止之因此祭酺聚錢飲酒故後世聽民聚飲皆謂之酺漢書每有嘉慶令民大酺五日是其事也彼注云因祭酺而與其民長幼相醻即此

合醵也禮器云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注云合錢飲酒為醵王居明堂之禮乃命國家醵是也族師雖云祭酺不言即為醵飲酒禮記自有醵語不云醵是族法鄭知祭酺必有飲酒合醵是族法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即云春秋祭酺亦如之是於祭酺亦屬民讀法因祭而聚族民明其必為行禮不可徒然又以族無飲酒之禮故知因祭餔必合錢飲酒與其民長幼相醻酢也鄉飲酒之禮州長於春秋有屬民射於州序之禮黨正於國索鬼神而祭祀有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此皆禮有飲酒當以公物供之無為須合錢也唯族無飲酒之禮明合錢飲酒是族師之法故箋以為同族之禮傳正義曰黃牛黑脣曰犉者釋畜直云黑脣犉以言黑脣明不與身同色牛之黃者衆故知黃牛也某氏亦云黃牛黑脣曰犉取此傳為說也地官牧人云凡陰祀用黝牛毛之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然則社稷用黝牛角以黑而用

黃者蓋正禮用黝至於報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黃色仍用黑脣也以經言角辨角之長短故云社稷之牛角尺也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無社稷之文卑於宗廟宜與賓客同尺也禮緯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此箋不易毛傳蓋以禮緯難信不據以為正也社稷太牢獨云牛者牛三牲為大故特言之以似以續似則為嗣嗣續俱是繼前之言故為嗣前歲續往歲之事前往一也皆求明年使續今年據明年而言故謂今年為前往也箋正義曰捄角貌者此有捄其角與兕觥其觩角弓其觩觩皆與角共文故為角貌以上言其饟是婦子所為也言寧止遥結上句故知安無行饁之事序云秋報社稷故云於是殺牲以報祭社稷也此為年豐報祭而云更求嗣續故知嗣前歲者復求有豐年也嗣往事者復求以養人也言今歲已有豐年得殺養人求今後歲復然也嗣續一義也豐年養人亦一事故因其異文而分屬之耳甫田云以介我

稷黍是求有年也以穀我士女是求養人也續古之人文連犉牡之末則亦祭求之非人無以續人明求將來之人使續往古之人農事須人唯司嗇耳故知求有良司嗇謂求善田畯也言得善官教民可以益使年豐故也司嗇已所選擇而祭神求之者得賢以否亦是神明所助故因祭求之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序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箋云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謂之肜音義絲衣繹祭之服繹音亦祭之明日又祭也字書作繹融餘戎反尚書作肜音同疏正義曰絲衣詩者繹賓尸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祭宗廟

之明日又設祭事以尋繹昨日之祭謂之為繹以賓事所祭之尸行之得禮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繹祭始末之事也子夏作序則唯此一句而已後世有高子者別論他事云靈星之尸言祭靈星之時以人為尸後人以高子言靈星尚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故引高子之言以證賓尸之事子夏說受聖旨不須引人為證毛公分序篇端於時已有此語必是子夏之後毛公之前有人著之史傳無文不知誰著之故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止言非毛公後人亦不知前人為誰也以鄭言非毛公後人著之不云詩序本有此文則知鄭意不以此為子夏之言也鄭知非毛公後人著之者鄭玄去毛公未為久遠此書有所傳授故知毛時有之若是後人著之則鄭宜除去答之以此明己不去之意以毛公之時已有此言故也高子者不知何人孟軻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

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為齊人此言高子益彼是也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唯有此耳未知高子所言是此與否箋正義曰繹又祭釋天文李巡曰繹明日復祭曰又祭知天子諸侯同名曰繹以祭之明日者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有事謂祭事也以辛巳日祭壬午而繹是皆為諸侯用祭之明日此則天子之禮同名曰繹故知天子亦以祭之明日也故公羊傳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知卿大夫曰賔尸者今少牢饋食禮者卿大夫之祭禮也其下篇有司徹云若不賔尸注云不賔尸謂下大夫也以言若不賔尸是對有賔尸者有司徹所行即賔尸之禮是即大夫曰賔尸案其禮非異日之事故知與祭同日然則天子諸侯謂之繹卿大夫謂之賔尸是繹與賔尸事不同矣而此序云繹賔尸者繹

祭之禮主為賓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為之別為立名謂之為繹言其尋繹昨日卿大夫禮小同日為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此序言繹者是此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事故特詳其文也周曰繹商謂之彤者因繹又祭遂引釋天以明異代之禮別也彼云周曰繹商曰彤孫炎曰彤者亦相尋不絕之意尚書有高宗彤日是其事也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傳絲衣祭服也紑絜鮮貌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箋云載猶戴也弁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繹禮輕使士

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之牛反告充已乃舉鼏冪告絜禮之次也鼏圜弇上謂之鼒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傳吳譁也考成也箋云柔安也繹之旅士用兕觥變於祭也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讙譁不敖慢也此得壽考之休徵

音義 紑孚浮反徐孚不反又音培又音弗載如字又音戴同弁皮變反俅音求恭慎也說文作緑同鼒乃代反郭音乃鼐音兹徐音災郭音才說文作鎡字音兹塾音孰門側堂也或音育冪亡歷反本亦作冪圜音圓弇古奄字光字又作兕徐履反又觥古橫反罰爵也字又作觵同斛音虯本又作觩吳舊如字說文

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吴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敖五話反本又作傲注同譁音花讙火官反又火元反慢亡諫反疏正義曰此述繹祭之事上五句言祭之初下四句言祭之末初言卑者恭順則當祭尊者可知祭末舉其不慢則當祭敬明矣是舉終始以見中舉輕以明重上言於祭之前使士之行禮在身所服以絲為衣其色紑然而鮮絜在首載其爵色之麻弁其貌俅俅而恭順此絲衣載弁之人從門堂之上既視壺濯及籩豆降往於門塾之基告君以濯具更視三牲從羊而往牛所以告肥充又發舉其鼐鼎及鼒鼎之覆冪而告此鼎之絜夫祭之初惟卑者行事尚能恭順故至於當祭事尸禮無失者以此至於祭末旅醻之節兕觥罰爵其觩然徒設無所用之所以然者由此助祭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讙譁不傲慢每事如禮故無所罰恭順如此當於神明是得壽考之休徵言祭而得禮必將得福故美而歌

之傳正義曰絲衣祭服也者此述祭事故知絲為之故云絲衣祭服傳雖不解弁也亦當以為爵弁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為之故云絲衣也絲衣與紑共文故為絜鮮貌也載弁謂人戴弁也戴弁者俅俅則俅俅人貌故為恭順貌也基門塾之基者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冬官匠人云門堂三之二注云以為塾也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明臣下當見於君必熟思其事是塾為門之堂也直言自堂徂基何知非廟堂之基者以繹禮在門不在廟故知非廟堂也郊特牲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繹於門內為失明其當在門外祊以東方為失明其當在西方是祊之與繹一時之事故注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又禮器曰為祊乎外注云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外之傍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以此二注言之

則祊繹大同而繹統名焉繹必在門故知基是門塾之基謂廟門外西夾之堂基也自羊徂牛是從此往彼為先後之次故知詩意言先小後大為行事之漸也釋器云鼐絕大者謂之鼐鼐既絕大鼒自然小故曰小鼎謂之鼒此經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為之事牛羊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鼐及鼒不言自徂蒙上自徂之文鼎則先大後小與牛羊異者取鼒為韻故變其文也箋正義曰載猶戴也者載者在上之名故經稱載弁若言以頭戴之則於人易曉故云載猶戴也禮有冠弁韋弁皮弁皆不以絲為衣且非祭祀之服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士冠禮有爵弁服緅衣與此絲衣相當故知此弁是爵弁士服之以助君祭也又解天子之朝羣官多矣所以不使服冕之人而使戴弁之意由繹之禮輕故使士也若正祭則小宗伯云視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於王告備於王彼正祭重使小宗伯此繹祭輕故使士蓋亦宗伯之屬

士也知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者以特牲雖則士禮而士卑不嫌其禮得同君故準特牲為說特牲先夕陳事主人即位於堂下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籩豆反降東北面告濯具主人出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充宗人舉鼏幂告絜彼先視濯籩豆次視牲次舉鼏先後與此羊牛鼒次第正同自堂徂基文在牛羊之上自然是視壺濯籩豆矣以此知自堂徂基是告濯具從羊之牛是告充鼒鼏及鼒是舉幂告絜也禮之次者謂特牲之禮為此次故準之以說天子之禮也鼏圜弇上謂之鼒釋器文孫炎曰鼏斂上而小口者以傳直言小鼏不說其形故取爾雅文以足之傳正義曰吳譁考成者人自娛樂必讙譁為聲故以娛為譁也定本娛作吳考成釋詁文箋正義曰柔安釋詁文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也其禮小於天子尚無兕觥故知天子正祭無兕觥矣今此繹之禮至旅醻而用兕觥變於正祭也知至旅而用之者兕觥所以罰失禮未旅之前無所可罰至旅而可用

獻酬交錯或容失禮宜於此時設之也有司徹是大夫賓尸之禮猶天子之繹所以無兕觥解者以大夫禮小即以祭日行事未宜有失故無也上經說祭初行禮唯謂士耳此言飲者皆思自安則是諸助祭者非獨士也以祭末多倦怠傲慢故美其於祭之末能不讙譁不傲慢則於祭前齊敬明矣恭敬明神必将獲福故以此得壽考之休徵壽考未然之事故言徵也

絲衣一章九句

序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音義酌音灼字亦作汋大如字徐音泰　疏正義

曰酌詩者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象武王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告於廟作者覩其樂成而思其武功述之而作此歌焉此經無酌字序又說名酌之意言武王能酌取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民故名篇為酌毛以為述武王取紂之事即是武樂所象鄭衆以為武王克殷用文王之道故經述文王之事以昭成王所由功成而作此樂所以上本之也言告成大武不言所告之廟有瞽始作樂而合乎太祖此亦當告太祖也大司樂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則諸廟之中皆用此樂或亦徧告羣廟也言酌先祖之道者周之先祖后稷以來先世多有美道武王酌取用之除殘去暴育養天下故詩人為篇立名謂之為酌序其名篇之意於經無所當也鄭以經陳文王之道武王得而用之亦是酌取之義但所酌之事不止此耳經有遵養時晦毛謂武王取紂鄭為文王養紂此言以養天下則是愛養萬民非養紂身雖養字為

同非經養也酌左傳作約古今字耳箋正義曰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明堂位文雖六年已作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之初成之時未奏用也其始成告之而已故此篇歌其告成之事言此者以明告之早晚謂在居攝六年告之也知然者以洛誥為攝政七年之事而經稱周公戒成王云肇稱殷禮祀於新邑明待成王即政乃行周禮禮既如此樂亦宜然故知大武之樂歸政成王始祭廟奏周公初成之日告之而已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傳鑠美遵率養取晦昧也箋云純大熙興介助也於美乎文王之用師率殷之叛國以事紂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是周

道大興而天下歸往矣故有致死之士助之我龍受之

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傳龍和也蹻蹻武貌造為也箋云龍寵也來助我者我寵而受用之蹻蹻之士皆爭來造王王則用之有嗣傳相致實維爾公允師傳公事也箋云允信也王之事所以舉兵克勝者實維女之事信得用師之道音義於音烏注同鑠舒灼反蹻居表反造毛才老反鄭七報反詣也傳直專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因告大武之成故歌武王之事於乎美哉武王之用師也率此師以取是闇昧之君謂誅紂以定天下由既誅紂故於是令周道大明盛矣是大明之故遂有大而又大謂致令時之太平也又本用師

取昧之事所以為可美者以我周公用天人之和而受之言以和受殷非苟用强力也蹻蹻然有威武之貌者我武王之所為則用此武而有嗣文王之功王能如是故歎美之實維爾王之事信得用師之道以此故作為大武以象其事鄭以為大武象武王伐紂本由文王之功故因告成大武追美文王之事於乎美哉文王之用師衆也乃率殷之叛國養是暗昧之君以成其惡故民服文王能以多事寡以是周道乃大興矣由有至美之德誠義足以感人是以大賢士來而助之賢士既來我文王寵而受之來者既受用故蹻蹻然有威武之士𥳑於我王之造言其皆來造王王則寵而用之以此而有嗣續言其轉相致達續來不絶由是武王因之得成功作樂故歎美之實維以武王之事信得用師之道言武王以文王之故故得道也傳正義曰鑠美釋詁文又云遵率循也俱訓為循是遵得為率武王於紂養而取之故以養為取宣十二年左傳引此云遵養時晦者昧也

故轉晦為昧言取是暗昧則謂武王取紂不得與鄭同也又緝熙之訓皆為光明介字毛皆為大則此亦宜然王肅云於乎美哉武王之用衆也率以取是昧謂誅紂定天下以除昧也於是道大明是用有大大言太平也箋正義曰純大熙興皆釋詁文以卒句乃言信得用師之道於此未宜歎其大大故依常訓以介為助以武王之業因於文王養紂不伐是文王之事此說大武功成文宜本之於父故以為美文王之師養者承事之辭故云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左傳云者昧也皇矣云上帝耆之是養之至老故云養是暗昧之君以老其惡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之至德孔子歎美文王謂之至德是周道以養紂之故遂得大興也孟子說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而歸之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父歸之也天下父歸之其子焉往也是天下歸往之也文武之士並歸周但下言蹻蹻是威武之貌故云

有致死之士衆來助之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襄四年左傳文傳正義曰龍和也者龍之為和其訓未聞魯頌稱蹻蹻虎臣故為武貌造為釋言文王肅云我周家以天人之和而受殷用武德嗣文之功傳意或然天人之和謂天助人從和同與周也箋正義曰龍寵也者上言大介為大來助周則我龍受之龍此大介寵之以龍為聲故龍為寵也來即寵受人皆美之故蹻蹻之士爭來造王而王又用之則其餘嗣續而至儒行說交友之道久相待遠相致故以有嗣為傳相致也從大介至有嗣即之為三等言從周之士有先後而至也傳正義曰公士釋詁文箋正義曰允信釋詁文王說行文王之士至此乃述武王故言武王之士所以舉兵克勝謂伐紂勝之也

酌一章九句

序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箋云類也禡也皆師祭也音義禡馬嫁反桓武志也本或以此句為注疏正義曰桓詩者講武類禡之樂歌也謂武王將欲伐殷陳列六軍講習武事又為類祭於上帝為禡祭於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後克紂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序又説名篇之意桓者威武之志言講武之時軍師皆武故取桓字名篇也此經雖有桓字止言王身之武名篇曰桓則謂軍衆盡武謚法闢土服遠曰桓是有威武之義桓字雖出於經而與經小異故特解之經之所陳武王伐紂之後民安年豐克定王業代殷為王皆由講武類禡得使之然作者主美武王意在本由類禡故序達其意言其作之所由講武是軍衆初出在國治兵也類則於内祭天禡則在於所征之地自内而出為事之次也箋正義曰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

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注云上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言祭於南郊則是感生之帝夏正於南郊祭者周則蒼帝靈威仰也南郊所祭一帝而已而云五德之帝者以記文不指言周不得斥言蒼帝故漫言五德之帝以總之又嫌普祭五帝故言南郊以別之五德者五行之德此五方之帝各有本德故稱五德之帝太昊炎帝之等感五行之德生亦得謂之五德之帝但類於上帝謂祭上天非祭人帝也且人帝無特在南郊祭者以此知非人帝也謂之類者尚書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春官肆師云類造上帝注云造猶即也為兆以類禮即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言依郊祀為之是用歐陽事類之說為義也言為兆以祭上帝則是隨兵所嚮就而祭之不必祭於南郊但所祭者是南郊所祭之天耳正以言造故知就其所往為其兆位而祭之不要在南郊此言小異於

歐陽也南郊之祭天周以稷配此師祭所配亦宜用常配之人周即當以后稷也禡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云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則為位注云貉師祭也於立表處為師祭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又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云貉兵祭也田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習兵之禮故貉祭禱氣象之千百而多獲由此二注言之則禡祭造兵為軍法者為表以祭之禡周禮作貉貉又或為貊字古今之異也貉之言百祭祀此神求獲百倍

綏萬邦屢豐年箋云綏安也屢亟也誅無道安天下則亟有豐熟之年陰陽和也**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士事也箋云天命為善不解

倦者以為天子我桓桓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有天下之事此言其當天意也於是用武事於四方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於昭于天皇以間之傳間代也箋云于曰也皇君也於明乎曰天也紂為天下之君但由為惡天以武王代之音義屢力住反亟欺冀反數也下同解音懈注同於音烏注同間間廁之間注同疏正義曰毛以為武王誅紂之後安此萬邦使無兵寇之害數有豐年無饑饉之憂所以得然者上天所命命為善不解倦者以為天子桓桓然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有其天下之事是其為善不倦故為天所命於是用其武事於四方除其四方之殘賊能安定其家謂成就先王之業遂為天下之主乃歎

而美之於乎此武王之德乃明見於天殷紂以暴虐之故武王得用此美道以代之鄭唯下二句為異言於明乎曰天言天道之大明也紂為天下之君但由為惡之故天以武王代之餘同箋正義曰綏安釋詁文又云亟屢疾也同訓為疾是屢得為亟也經言萬國箋言天下天下即萬國也堯典云協和萬邦哀七年左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則唐虞夏禹之時乃有此萬國耳王制之注以殷之與周唯千七百七十三國無萬國矣此言萬國者因下有萬國遂舉其大數此文廣言天下之大不斥諸侯之身國數自可隨時變易其地猶是萬國之境故得舉萬言之此安天下有豐年謂伐紂即然僖十九年左傳云昔周饑克殷而年豐是伐紂之後即有豐年也天命為善不解倦者以天命匪解為下文總之克定厥家是天下之事故知天命以為天子也安有天下之事謂天下衆事武王能安而有之以天下為任而行之不解言其當於天意也以當天意故天

命之於是用其武事於四方謂既能誅紂又四方盡定由是萬國得安隂陽得和此言結上之意也家者承世之辭故云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先王雖有其業而家道未定故於伐紂其家始定也傳正義曰閒代釋詁文毛傳未有以于為曰皇多為美此義必不與鄭同也王肅云於乎周道乃昭見於天故用美道代殷定天下傳意或然箋正義曰于曰皇君釋詁文言於明乎曰天言天去惡與善其道至光明也以武王代紂即是明之事言武王當天意以代紂所以歎美之

桓一章九句

序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箋云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音義賚來代反與也徐又音來

疏正義曰賚詩者大封於廟之樂歌也謂武王既伐紂於廟中大封有功之臣以為諸侯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無賚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德之人故名篇曰賚經之所陳皆是武王陳文王之德以戒勑受封之人是其大封之事也此言大封於廟謂文王廟也樂記說武王克殷之事云將帥之士使為諸侯下文則云虎賁之士脫劒祀乎明堂注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是大封諸侯在文王之廟也箋正義曰以言大封則所封者廣唯初定天下可有此事守文之世不應得然且宣十二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而作頌其三曰敷時數思我徂維求定引此文以為武王之頌故知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封為諸侯樂記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薊祝陳下車而封杞宋又言將率之士使為諸侯是大封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

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古文尚書武成篇說武王克殷而反祀於宗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賚于四海而萬民悅服皆是武王大封之事此言大封於廟樂記未至廟而已封三恪二代者言其急於先代之意耳祭統曰古者明君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然則武王未及下車雖有命封之必至廟受策乃成封耳亦在此大封之中也皇甫謐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如謐之言此大封是伐紂之年事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傳勤勞應當繹陳也箋云敷猶徧也文王既勞心於政事以有天下之業我當而受之敷是文王之勞心能陳繹而行

之今我往以此求定謂安天下也時周之命於繹思箋云勞心者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於女諸臣受封者陳繹而思行之以文王之功業敕勸之音義敷音孚繹音亦徧音遍下篇同於鄭如字王音烏王于況反又如字下篇同疏正義曰武王既封諸臣有功者於文王之廟因以文王之道戒敕之言我父文王既以勤勞於政事止以勤勞於事故有此天下之業我當受而有之故我徧於是文王勞心之事皆陳而思行之我往以此維求安定言用文王之道往行天下以求天下之定此文王勞心之事是我周之受天命而王之所由於乎今汝諸臣受封者亦當陳而思行之言已陳行文王之道勑諸臣亦使陳而行之以此而至於太平故追述而歌之也傳正義曰勤勞應當繹陳皆釋詁文

箋正義曰敷訓為布是廣及之義故云猶徧也文王既勞心於政事者尚書所謂日昃不遑暇食是其事也由此勞心以有天下之業我當受之謂受其位為天子也今我往以此求定者往者自己及物之辭謂行之於天下以求安定天下也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者言是者上之勞心也上天之命命不觧怠者故知勞心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此詩為大封而作故知於繹思是勑諸臣受封使陳而思行之文王之道可永為大法故以文王之功業勑勸之於亦歎辭也

賚一章六句

序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箋云般樂也音義般薄寒反注同守手又反般樂也音洛崔集注本用此注為序文疏正義曰般詩者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之樂

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諸侯所守之土祭祀四岳河海之神神皆饗其祭祀降之福助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言喬嶽翕河是祀河岳之事也經無般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般樂也為天下所美樂定本般樂二字為鄭注未知孰是岳實有五而稱四者天子巡守遠適四方至於其方之岳有此祭禮於中岳無事故序不言焉四瀆者五岳之四故周禮岳瀆連文序既不言五岳故亦不言四瀆以河是四瀆之一故舉以為言漢書溝洫志曰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為宗然則河為四瀆之長巡守四瀆皆祭言河可以兼之經無海而序言海者海是衆川所歸經雖不說祭之可知故序特言之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傳高山四嶽

也隓山山之隓隓小者也翕合也箋云皇君喬高猶圖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廵守其所至則登其髙山而祭之望秩於山川小山及高嶽皆信案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數為九祭者合為一

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傳裒聚也箋云裒衆對配也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音義於音烏注同隓吐果反注同郭云山狹而長也又同果反字又作隳喬嶽上音橋下音岳翕許及反裒蒲侯反於繹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有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

崔集注本有是採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疏正義曰毛以爲於乎美哉是周家也既定天下巡省四方所至之處則登其高山之嶽而祭之其祭之也於大山之旁有隨隨然之小山與高而爲岳者皆信案山川之圖者又合九河爲一以大小次序而祭之也徧天之下山川皆聚其神於是配而祭之能爲百神之主徳合山川之靈是周之所以受天命由此也鄭唯以皇爲君裒爲衆爲異餘同傳正義曰岳必山之高者故知高山四岳也隨山對高山爲小故知山之小者隨隨然言其狹長之意也毛於皇字多訓爲美王肅云美矣是周道已成天下無違四面巡岳升祭其高山傳意或然翕合釋詁文箋正義曰皇君喬高釋詁文猶圖釋言文以於已是歎美之辭故以皇爲君君是周邦謂爲天子也巡守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謂每至其方告祭其方之岳也堯典及王制說巡守之禮皆言望秩于山川堯典注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則知隨山喬岳允猶翕河皆謂

秩祭之事故云小山高岳皆信案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此即望秩之事也喬岳與上句高山俱是一事但巡守之禮其祭主於方岳故先言陟其高山又說望秩之意言小山亦可與四岳同祭故又言喬岳令與小山為類見其同祭之耳允猶之文承山岳之下可案山圖耳而并云川者山之與川共為一圖言望秩山川則亦案圖耳但河分為九合而祭之一故退翕河之文在允猶之下使之不蒙允猶自河以外其餘衆川明皆案圖祭之故云信案山川之圖信者謂審信而案之又解山不言合獨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為九河祭者合之為一故云翕也禹貢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是大陸之北敷為九河敷者分散之言與播義同故彼注云播猶散也同合也下尾合為逆同言相迎受也然則因大陸分而為九至下又合為一以其首尾是一故祭

者合之漢書地理志鉅鹿郡有鉅鹿縣大陸澤在其北禹貢注云在鉅鹿鄭志答張逸云鉅鹿今名廣河澤然則河從廣河之北分為九也禹貢兗州九河既道孔安國注云河水分為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鄭注云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為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為一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鄭言九河之名釋水文也李巡曰徒駭者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曰徒駭太史者禹大使徒衆通水道故曰太史馬頰者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覆釜者水多渚其渚往往而處狀如覆釜胡蘇者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者水流而簡大也絜者言河水多山石之苦故絜絜苦也鉤盤者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故曰鉤盤鬲津者河水狹小可隔曰津故曰鬲津孫炎曰徒駭者禹疏九河功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太史者大使徒衆故依名

云胡蘇者水流多散胡蘇然簡者水通易也鉤盤者水曲如鉤盤桓不前也鬲津者水多阨狹可隔以為津而橫渡也是解九河之名意也溝洫志稱成帝時博士許商以為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不離此域如商此言上舉三河之名下以縣充之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六者商所不言蓋於時以不能詳知其處故也又商言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則徒駭是九河之最北者鬲津是九河之最南者然則爾雅之文從北而說也太史馬頰鉤盤文在胡蘇之上則三者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也簡絜覆釜文在胡蘇之下則三者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鄭亦不能具知所在故云往往有其遺處是其不審之辭也郭璞云徒駭今在成平縣東光有胡蘇亭鬲盤今皆為縣屬平原渤海東光成平河間弓高以東往往有其遺處焉璞言盤今為縣以為盤縣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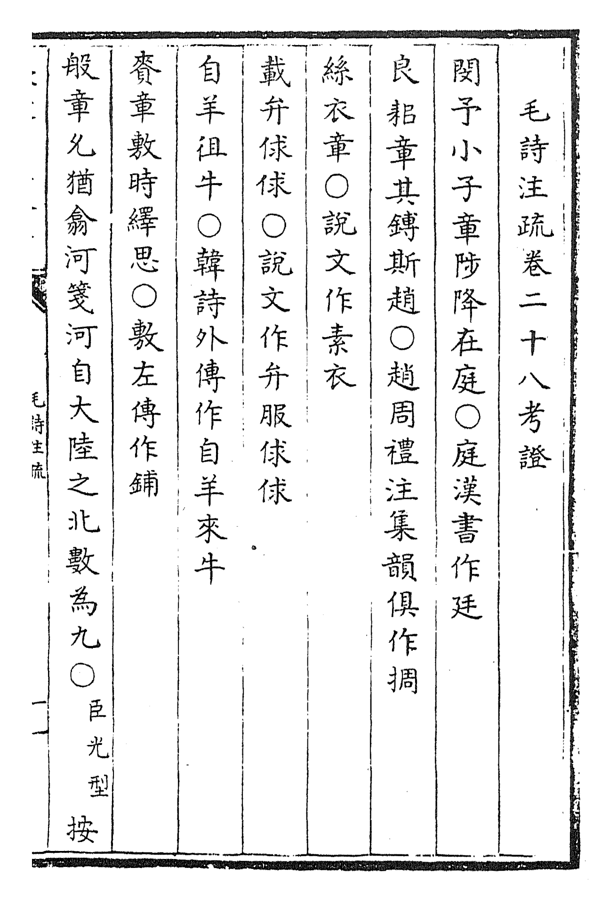
餘亦不審也雖古之河跡難得而詳要於禹貢之時皆在兖州之界於漢之世則兖州之所部近南其界不及於北故鄭志趙商謂河在兖州之北已分為九河分而復合於大陸之北又分為九故問之曰禹貢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然則大陸以南固未播也在於兖州安得有九至於何時復得合為一然後從大陸已北復播為九也答曰兖州以濟河為界河流分兖州界文自明矣復合為一乃在下頭子走南北何所求乎覲子所云似徒見今兖州之界不及九河而青冀州分之故疑之耳既知今亦當知古是鄭以古之九河皆在兖州之界於漢乃冀州域耳言復合為一乃在下頭正以經云同為逆河入于海明并為一河乃入于海故云在下頭耳亦不知所并之處故不斥言之齊桓公塞為一者不知所出何書其并為一未知并從何也傳正義曰裒聚釋詁文箋正義曰釋詁云裒衆多也俱訓為多是裒得為衆釋詁云配合會對是對得為配言徧天之下則

無有不祭故以為衆山川之神皆配祭之王言配者山川大小相從配之祭無不徧之意也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者言其得神之助故能受天之命武王受命伐紂後乃巡守方始祭祀山川而云受命由此者作者以神能助人歸功於神見受命之前已能敬神及今巡守猶能敬之故所以得受天命而王天下言此是神明之助故也此篇末俗本有於繹思三字誤也

般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

毛詩注疏卷二十八


毛詩注疏卷二十八考證

閔予小子章陟降在庭○庭漢書作廷

良耜章其鎛斯趙○趙周禮注集韻俱作掤

絲衣章○說文作素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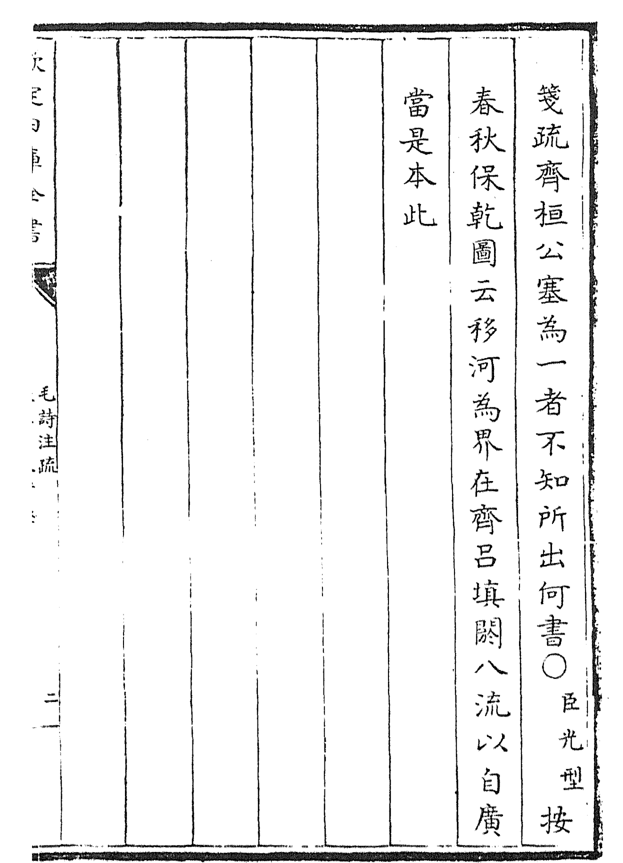
載弁俅俅○說文作弁服俅俅

自羊徂牛○韓詩外傳作自羊來牛

賚章敷時繹思○敷左傳作鋪

般章允猶翕河箋河自大陸之北數為九○臣光型按

兖洛語錄云九河故道今永平府撫寧縣碣石山與諸家所載碣石之狀合則九河在滄平間海之灣山東通志馬頰在商河覆鬴在海豐鉤盤在德平鬲津在樂陵徒駭在齊河皆濟南府所屬今真定去濟南東西六百餘里古河自洚水直趨而北至大陸皆真定地又北播為九河固永平河間地也不應河至大陸北而東反廻流而南以至濟南之境考明一統志亦謂在濟南不足據從韓說為近



箋疏齊桓公塞為一者不知所出何書○臣光型按春秋保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吕填閼八流以自廣當是本此

毛詩注疏卷二十八考證

謹案第一頁後七行疏計歲首命諸侯羣廟皆朝
諸字下疑脫侯字
第二頁後六行箋言無私枉刋本言訛信今改
第四頁後七行箋就其典法而行之刋本典訛曲
今改
第六頁前五行疏小毖在致政之後刋本致訛彼
據毛本改
第七頁後八行音義浸子鴆反諸本鴆訛熄據經

典釋文改

第十一頁前六行疏後遂舉兵謀叛逆刊本謀訛

誅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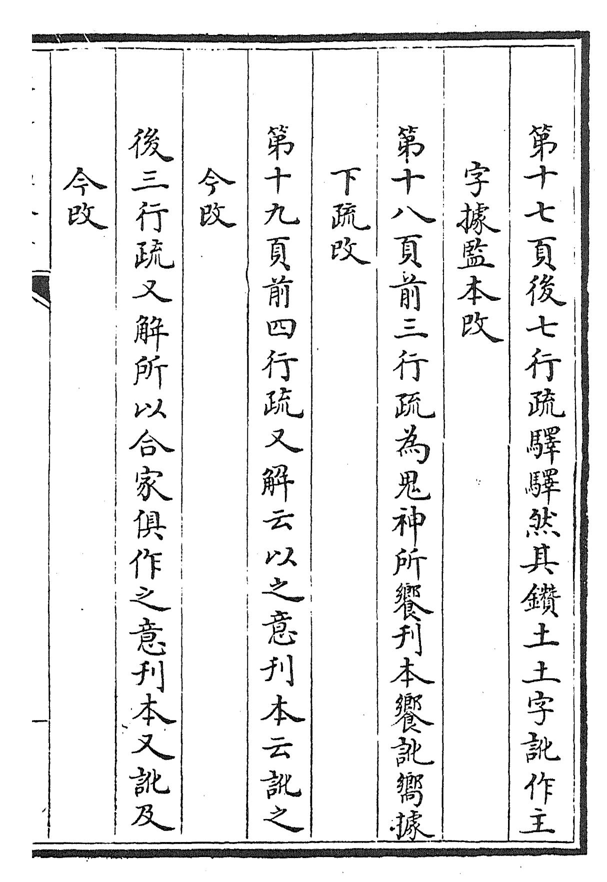
第十三頁後七行疏以春祀之刊本祀訛社據宋

本改

第十四頁前三行疏周語說耕籍之事云刊本云

訛也今改

後三行疏應劭曰諸本劭訛邵今改



第十七頁後七行疏驛驛然其鑽土土字訛作主字據監本改

第十八頁前三行疏為鬼神所饗刋本饗訛嚮據下疏改

第十九頁前四行疏又解云以之意刋本云訛之今改

後三行疏又解所以合家俱作之意刋本又訛及今改

第二十頁後一行疏有壬有林刋本壬訛任據經文及監本改

後二行疏烝畀祖妣諸本畀訛界今改

第二十二頁後八行箋復求有豐年也諸本復訛後據疏改

第二十六頁前四行箋天子諸侯曰繹刋本曰訛也今改

第二十七頁前一行疏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刋本

其令訛令具據漢書改

後三行疏遂引釋天以明異代之禮別也諸本引

訛形今改

第三十四頁後五行疏且人帝無特在南郊祭者

刊本特訛時今改

第三十九頁前五行疏川原以百數刊本數訛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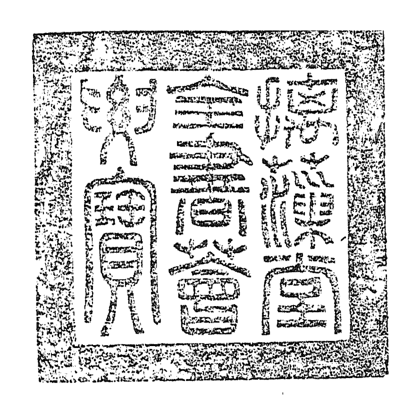
據漢書改

後一行傳隨小者也刊本隨訛墮今改

第四十一頁前四行疏至平原鬲津刊本津訛盤據爾雅疏改

後二行疏今見在成平東南光鬲界中刊本成訛城據地理志改

後三行疏上舉三河之名刊本三訛山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録監生臣徐大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注疏卷二十九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毛詩注疏卷二十九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頴達疏

魯頌　駉之什

序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寛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箋云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也音義駉古熒反說文作驍又作駫同牧徐音目坰古熒反徐又苦營反或

苦瓊反遠也下同父音甫注同

疏正義曰作駉詩者頌僖公也僖公賢君其法可傳於後僖公以前莫能遵用至於僖公乃遵奉行之故能性自節儉以足其用情又寛恕以愛於民務勤農業貴重田穀牧其馬於坰遠之野使不害民田其為美政如此故既薨之後魯國之人慕而尊之於是卿有季孫氏名行父者請於周言魯為天子所優不陳其詩不得作風令僖公身有盛徳詩為作頌既為天子所許而史官名克者作是駉詩之頌以頌美僖公也定本集注皆重有僖公字言能遵伯禽之法者伯禽賢君其法非一僖公每事遵奉序者總以為言也不言遵周公之法者以周公聖人身不之魯魯國之所施行皆是伯禽之法故繫之於伯禽以見賢能慕賢之意也儉者約於養身為費寡少故能畜聚貨財以足諸用寛者緩於馭物政不苛猛故能明慎刑罰以愛下民此雖僖公本性亦遵伯禽

為然也務農謂止舍勞役盡力耕耘重穀謂愛惜禾黍不妄損費其事是一但所從言之異耳由其務農故牧於坰遠之野使避民居與良田即四章上二句是也其下六句是因言牧在於坰野即說諸馬肥健僖公思使之善終說牧馬之事也儉以足用寬以愛民說僖公之德與務農重穀為首引耳於經無所當也僖公之愛民務農遵伯禽之法非獨牧馬而已以馬畜之賤尚思使之善則其於人事無所不思明矣魯人尊之以下以諸侯而作頌詩為非常故說其作頌之意雖復主序此篇其義亦通於下三篇亦是行父所請史克所作也此言魯人尊之謂既薨之後尊重之也箋正義曰行父是季友之孫故以季孫為氏死謚曰文子左傳世本皆有其事文十八年左傳稱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知史克魯史也此雖僭名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也禮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僖公使

牧於坰野馬皆肥健作者因馬有四種故每章各言其一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也二章言戎馬齊力尚強故云伾伾見其有力也三章言其田馬田獵齊足尚疾故云驛驛見其善走也卒章言駑馬主給雜使貴其肥壯故云祛祛見其強健也馬有異種名色又多故每章各舉四色以充之宗廟齊豪則馬當純色首章說良馬而有異毛者容朝車所乘故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傳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箋云必牧於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

彭彭傳牧之坰野則駉駉然驪馬白跨曰驈黄白曰皇純黒曰驪黄騂曰黄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彭彭有力有容也箋云坰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耳思無疆思馬斯臧箋云臧善也僖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乃至於思馬斯善多其所及廣博音義牡茂后反草木疏云隲馬也說文同本亦作牧驈户橘反阮孝緒于密反顧野王餘橘反郭音述驪力知反沈又郎西反說文字林云深黒色馬也跨苦化反又苦故反又胡戹反郭云髀間也蒼頡篇云兩股間也騂息營反赤黄曰騂下

文同字林火營反種章勇反駑音奴飲食上音蔭下音嗣又並如字驪居良反竟也覆芳服反疏正義曰僖公養四種之馬又能遠避良田魯人尊重僖公作者追言其事駉駉然腹幹肥張者所牧養之良馬也所以得肥張者由其牧之在於坰遠之野其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所莫不肥健故皆駉駉然薄言駉者有何馬也乃有白跨之驈馬有黄白之皇馬有純黒之驪馬有黄騂之黄馬此等用之以駕朝祀之車則彭彭然有壯力有儀容矣是由牧之以理故得使然此僖公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其所思乃至於馬亦令之使此善是其所及廣博不可忘也定本牧馬字作牡馬傳正義曰腹謂馬肚幹謂馬脅宣十五年左傳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謂鞭馬肚也莊元年公羊傳曰拉公幹而殺之謂折公脅也肥張者充而張大故其色駉駉然是馬肥之貌耳但毛以四章分説四種之馬故言駉駉良馬腹幹肥張明首章為良馬二章為戎馬也坰者閭

廣之義故為遠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此傳杜於彼文而不言郊外曰牧注云郊外曰野者自郊以外野為通稱因即據野為說不言牧馬且彼郊外之牧與此經牧馬字同而事異若言郊外牧嫌與牧馬相涉故略之也郊牧野林坰自邑而出遠近之異名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五者之界界各十里然則百里之國國都在中去境五十每十里而異其名則坰為邊畔去國最遠故引之以證坰為遠也彼據小國言之郊為遠郊牧野林坰自郊外為差則郊也牧也野也坰也四者不同處箋稱牧於坰野又言牧在遠郊便是郊牧坰野共為一處與爾雅異者自國都以外郊為大限言牧在遠郊謂所牧之處在遠郊之外正謂在坰是也野者郊外通名故周禮六遂在遠郊之外遂人職云凡治野田是其郊外之地總稱野也牧於坰野自謂放牧在坰非遠近之名雖字與爾雅相涉其意皆不同也孫炎言百里之國十

里為郊則郊之遠近計境之廣狹以為差也聘禮云賓及郊注云郊遠郊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是鄭之所約也以聘禮下云賓至于近郊故知賓及郊者為遠郊也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為遠郊且王畿千里其都去境五百里爾雅從邑之外止有五明當每皆百里故知遠郊百里也知近郊半之者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於時周都王城而謂成周為東郊則成周在其郊也於漢王城為河南成周為洛陽相去不容百里則所言郊者謂近郊故注云天子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鄭以河南洛陽約近郊之里數也周禮杜子春注云五十里為近郊白虎通亦云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是儒者相傳為然昭二年叔弓如晉左傳曰晉侯使郊勞服虔云近郊三十里或當別有依終與鄭異也書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三十里之

國三里之郊言其百里七十里是夏殷諸侯之國其郊與周異也箋正義曰必牧於坰野者解牧馬必在坰野之意以國內居民多近都之地貴必牧於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故也以序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故知有避民田之義也引周禮者地官載師文彼注鄭司農云官田者以備公家之所耕也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也賞田者賞賜之田也牧田者牧六畜之田玄謂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必易司農者以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所陳者為制貢賦而言也若官所耕田及牛牧之田則自公家所田無賦稅之事下文何云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為稅法也以此故易之彼易司農以牛田為牧家所受則非復放牧之田而引證此者以牧人之牧六畜常在遠郊之外因近其牧處而給之田故引此為證牧馬之處當遠於國也彼雖天子之法明諸侯亦當然則牧在遠地避民良田乃是禮法當然自僖公以前不能如禮故

特美之傳正義曰上言駉駉牡馬在坰之野是馬之肥乃言其牧處此云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是就其所牧之中言肥馬之色此駉駉之肥由牧之使然故傳辨之云牧之坰野則駉駉然釋畜云驪馬白跨驈孫炎曰驪黑色也白跨股脚色也郭璞云跨髀間也然則跨者所跨據之處謂髀間白也釋畜又云黄白皇舍人曰黄白色雜名皇也純驪與黄則爾雅無文月令孟冬云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爾雅黄白皇謂黄而雜白者名之為皇則黄而赤色者直名為黄明矣故知黄騂曰黄騂者赤色謂黄而雜赤者也諸侯六閑馬四種夏官校人有其事故知邦國六閑傳唯變邦國以為諸侯耳以四章所論馬色既別皆言以事明其每章各有一種故言此以充之不於上經言之者以上文二句四章皆同無可以為别異故就此以卑異文而引之也閑謂馬之所在有限衛之處校人之注以為二百一十六匹為一廄每廄為一閑諸侯

有四種其三種别為一閑駑一種而分為三閑也傳既言馬有四種又辨四種之異故云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案校人上文辨六馬之屬種戎齊道田駑本無良馬之名鄭於彼注以為諸侯四種無種戎而有齊道田駑此傳有良戎而無齊道與彼異者彼上文說六馬之屬下言天子六種邦國四種家二種自上降殺以兩明當漸有其等差其義必如鄭說令傳言良馬非彼六馬之名則戎馬非彼之義戎馬自以時事名之葢謂齊馬為良馬道馬為戎馬也何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諸侯之國必有朝祀征伐之事謂朝祀所乘為良馬征伐所乘為戎馬非周禮之種戎也彼鄭注以次差之王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宫中之役彼以天子具有五路故差之以當六馬而諸侯路車多少不等有自金路以下者有象路以下者有草路以下者車雖有異馬皆四種則知其為差次不得同天子故傳準所用别為立名謂之良

戎不言齊道案魯以同姓勳親有金路以下則當金路象路共駕良馬戎路駕戎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宫中之役其餘諸侯無金路者事窮則同畚亦準其時事分乘四種大夫本無路車亦有二種之馬明以時事乘之不必要駕路車也若然案夏官戎右注云此充戎路之右田亦為之右然則戎田相類何知不象路駕戎馬戎路駕田馬而必知諸侯有金路者金路象路共駕良馬戎路駕戎馬者以兵戎國之大事當駕善馬不得與田馬同也天子戎路以其無飾故卑於象路戎馬以其尚強故戎馬先於齊馬以此知諸侯戎路亦不得與田路同馬且戎路之衡高於田路田馬不得駕之冬官輈人為輈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注云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衡高八尺七寸田馬七尺則衡高七尺七寸是戎馬之高當與齊道同不與田馬等故知戎路不得駕田馬也戎路必駕戎馬則知有金路者金路象路共駕良馬明矣校人

又云凡頌良馬而養乘之注云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彼以五路之馬皆稱為良此傳獨以齊馬為良馬者以其用之朝祀故謂之良不與周禮同也朝祀所乘雖取其力亦須儀容故云彭彭有力有容言其能備五御之威儀也箋正義曰臧善釋詁文疆者竟也故云反覆思之無竟已言伯禽之法非一僖公每事思之所思衆多乃至於思馬斯善以馬是賤物舉微以見其著多大其思之所及者能廣博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傳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蒼祺曰騏伾伾有力也思無期思馬斯才傳才多材也音義騅音隹駓符悲反字又作駓郭云今桃花馬也字林作騂音丕騏音其伾數悲反說文同字林作駓走也

父之反音丕祺音其字又作騏

疏 傳正義曰釋畜云蒼白雜毛騅郭璞曰即今騅馬也又云黃白雜毛駓郭璞曰今之桃華馬也此二者皆云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騂曰黃止二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其騂騏爾雅無文周人尚赤而牲用騂剛禮稱陽祀用騂牲是騂為純赤色言赤黃者謂赤而微黃其色鮮明者也上云黃騂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騂謂赤而微黃此其所以異也騏者黑色之名倉騏曰騏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顧命曰四人騏弁注云青黑曰騏引詩云我馬維騏是騏為青黑色此章言戎馬戎馬貴多力故云伾伾有力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傳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

黑身白鬣曰雒繹繹善走也思無斁思馬斯作傳作始也箋云斁厭也思遵伯禽之法無厭倦也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也音義駵徒河反說文云馬文如鼉魚也韓詩及字林云白馬黑髦也駱音洛樊孫爾雅並作白馬黑髦鬣尾也駵音留字林云赤馬黑髦尾也雒音洛本或作駱同繹音亦善足也一本作善走也崔本作驛驎本亦作甐郭良忍反毛色有深淺斑駁隱甐令之連錢驄也呂沈良振反孫炎音隣云似魚鱗也鬣力輒反斁音亦

疏傳正義曰釋畜云青驪驎驒孫炎云色有淺深似魚鱗也郭璞曰色有深淺斑駁隱甐令之連錢驄也又云白馬黑鬣駱郭璞引禮記曰夏后氏駱馬黑鬣然則髦即是鬣背謂馬之駿也定本集注髦字皆作鬣其駵雒爾雅無文爾雅有駵白駁駵馬黃脊騝音乾則駵是色名說者以駵為赤色若身鬣俱

赤則騂馬故為赤身黑鬣曰騂即令之騂馬也黑身白鬣曰雒則未知所出檢定本集注及徐音皆作駱字而俗本多作駁字爾雅有騂白駁謂赤白雜色駁而不純非黑身白鬣也東山傳曰騂白曰駁謂赤白雜取爾雅為說若此亦為駁不應傳與彼異且注爾雅者樊光孫炎於騂白駁下乃引易乾為駁馬引東山皇駁其馬皆不引此文明此非駁也其字定當為雒但不知黑身白鬣何所出耳此章言田馬田獵尚疾故言繹繹善走作始也者釋詁云俶作也始也俶之所訓為作為始是作亦得為始思馬斯始謂令此馬及其古始如伯禽之時也箋正義曰斁厭釋詁文彼作射音義同以上章斯臧斯才皆馬之身事故易傳以作為作用謂牧之使可作用乘駕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

車祛祛傳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豪骭白驒二目白曰魚祛祛彊健也思無邪思馬斯徂箋云徂猶行也思遵伯禽之法專心無復邪意也牧馬使可走行音義駰舊於巾反讀者並音因騢音遐說文云赤白雜色文似鰕魚驒音蕈徒點反字林云又音譚有魚如字字書作驗字林作䁥音並同毛云二目白曰魚爾雅云一目白瞯二目白䁥瞯音閑祛起居反彤徒冬反赤也骭戶晏反邪似嗟反注同復扶又反疏傳正義曰釋畜云陰白雜毛駰舍人曰今之泥驄也樊光曰駰者目下白也孫炎曰陰淺黑也郭璞曰陰淺黑今之泥驄或云目下白或云白陰皆非也璞以陰白之文與驪白黃白蒼白彤白相類故知陰是色名非目下白與白陰也又云彤白雜毛騢舍人曰赤白雜毛今赭馬名騢郭璞

云彤赤也即今赭白馬是也又云一目白瞷二目白魚
舍人曰一目白曰瞷兩目白為魚郭璞曰似魚目也其
驛爾雅無文說文云骭骹也郭璞曰骭脚脛然則骭者
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骹皆白驓無豪骭白之名傳言豪
骭白者葢謂豪毛在骭而白長名為驛也驓則四骹雜
白而毛短故與驛異也此章言駑馬主以給宮中之役
貴其肥壯故曰祛祛彊健也箋正義曰徂訓為徃行乃
得徃故徂猶行也思牧馬使可走行亦上章使可乘駕
之事也王肅云徂徃也所以養馬得徃古之道毛於上
章以作為始則此未必不如肅言但無迹可尋故同之
鄭說

駉四章章八句

序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箋云有道者以禮義

相與之謂也音義駜備筆反又符必反字林父必反疏正義曰君以恩惠及臣臣則盡忠事君君臣相與皆有禮矣是君臣有道也經三章皆陳君皆祿食其臣臣能憂念事君夙夜在公是有道之事也此主頌僖公而兼言臣者明君之所為美由與臣有道道成於臣故連臣而言之箋正義曰蹈履有法謂之禮行允事宜謂之義君能致其祿食與之燕飲是君以禮義與臣也臣能夙夜在公盡其忠敬是臣以禮義與君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傳駜馬肥彊貌馬肥彊則能升高進遠臣彊力則能安國箋云此喻僖公之用臣必先致其祿食祿食足而臣莫不盡其忠夙夜在公在公明明

箋云夙早也言時臣憂念君事早起夜寐在於公之所在於公之所但明義明德也禮記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傳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咽咽鼓節也箋云于於胥皆也僖公之時君臣無事則相與明義明德而已潔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酒以鼓節之咽咽然至於無筭爵則又舞燕樂以盡其歡君臣於是則皆喜樂也音義乘繩證反下同大學音泰咽本又作淵同音烏玄反又於巾反樂音洛注

喜樂下于胥樂兮及注安樂同朝直遥反 疏 正義曰言有駜有駜然肥彊之馬此駜然肥彊者彼之所乘黃馬也將欲乘之先養以芻秣故得肥彊乘之則可以升高致遠得為人用矣以興僖公有賢能之臣將任之先致其祿食故皆盡忠任之則可以安國治民得為君用矣羣臣以盡忠之故常侵早逺夜在於公所其在於君所則君臣無事相與明義明德而已以君臣閒暇共明德義故在外賢士競來事君振振然而羣飛者潔白之鷺鳥也此鷺鳥於是下而集止於其所以喻潔白者衆士也此衆士於是來而集止於君朝既集君朝與之燕樂以鼓節之咽咽然至於無筭爵而醉為君起舞以盡其歡於是君臣皆喜樂兮是其相與之有道也傳正義曰以駜與乘黃連文故知駜者馬肥彊之貌以序言君臣有道下句皆說臣事故知以肥馬喻彊臣也四馬曰乘故言乘乘黃箋正義曰傳以馬之肥彊喻臣之彊力馬由人所養飼乃得肥彊肥彊乃能致遠人得祿食充足

乃能盡忠盡忠乃肯用力若其不然雖有彊力不肯用之故箋重申傳意案夏官司士云以功詔祿儒行云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然則臣當先施功勞然後受祿此僖公用臣所以先致祿食者彼二文皆謂君初用臣臣初仕君必試之有功乃與之祿若其位定之後食祿是當君當豐其祿食要其功効不得復待有功方始祿之故美僖公先致祿食使臣盡忠此則禮之常法美僖公能順禮也夙早釋詁文以臣之於君德義而已以經有二明故知為明義明德也定本集注皆云議明德也無上明字施物得宜為義在身得理為德雖內外小殊而大理不異引大學明德者彼謂顯明明德之事故引之以證此為明德也于於胥皆釋詁文潔白之士不仕庸君以僖公君臣無事相與明義明德而已德義明乃為賢人所慕故潔白之士則羣集於君之朝既言君臣相與明義明德別言潔白之士羣集君朝則潔白之士謂舊臣之外新來者也上言在公明明據臣為文則明

義明德唯應臣明之耳而云相與者以言在公則是共公明之故知君臣並明德義也以禮與之飲酒謂為燕禮燕禮以樂助歡故以鼓節之咽咽然醉始言舞故知至於無筭爵則有舞盡歡以君與臣燕故知君臣於是皆喜樂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傳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箋云飛喻羣臣飲酒醉欲退疏傳正義曰言臣有餘敬者臣禮朝朝暮夕不當常在君所令閒暇無事而夙夜在公是臣有餘敬也君之於臣饗燕有數令以無事之故即與之飲酒是君有餘惠也箋正義曰飛喻羣臣飲酒醉欲退也者以上言於下此言於飛是既下而飛去故知喻羣臣飲酒

醉欲退也潔白之士謂新來之人但所來之人即在臣例且與舊臣同燕故以羣臣言之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傳青驪曰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箋云載言則也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傳歲其有豐年也箋云穀善詒遺也君臣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則可以遺子孫也音義駽呼縣反又火玄反徐又胡眄反又音炫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年者矣皆衍字也詒孫子以之反本或作詒厥孫子詒于孫子皆是妄加也遺唯季反下同

疏 正義曰君臣有道如此故致陰陽和順從今以為初始歲其當有豐年言君德可以感之也君子僖公有善道可以遺其子孫言其德澤堪及於後也以此之

故於是君臣皆喜樂兮傳正義曰青驪曰駽者釋畜云青驪駽舍人曰青驪馬令名駽馬也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驄也歲其有豐年也者春秋書有年者謂五穀大熟豐有之年故知其有年謂從今以去當有豐年也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此詩僖公薨後乃作而云自今以始者上言在公載燕因即據燕為今與將來為始非以作詩為始箋正義曰穀善釋詁文貽遺釋言文

有駜三章章九句

序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音義泮普半反疏正義曰作泮水詩者頌僖公之能修泮宮也泮宮學名能修其宮又修其化經八章言民思往泮宮樂見僖公至於克服淮夷惡人感化皆修泮宮所致故序言能修泮宮以總之定本云頌僖公修泮宮無能字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傳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言水則采取其芹宮則采取其化箋云芹水菜也言已思樂僖公之修泮宮之水復伯禽之法而往觀之采其芹也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葢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然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傳戾來止至也言觀其旂言法則其文章也茷茷言有法度也噦噦言其

聲也箋云于往邁行也我采水之芹見僖公來至于泮宮我則觀其旂茷茷然鸞和之聲噦噦然臣無尊卑皆從君行而來稱言此者僖公賢君人樂見之音義僖音希類

音判本多作泮泮宮諸侯之學也泮半也半有水半無水也鄭注禮記言頖班也所以班政教芹其巾反辟音壁下同圜音圓觀古亂反又音官茷蒲害反又普貝反本又作伐噦呼會反疏能修泮宮爲正義曰僖公宮立水水傍生菜宮內行化魯人言已思樂往泮宮之水我欲薄采其芹之菜也既采其菜又觀其化傳魯侯僖公來至此泮宮我觀其車之所建之旂而有文章法度則其旂乃茷茷然有法度其鸞則噦噦然有聲言其車服得宜行趍中節也又魯之羣臣無小無大皆從公往行而至泮宮言僖公之賢人樂見之也傳正義曰此

美僖公之修泮宮述魯人之辭而云思樂泮水故知泮水即泮宮之外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王制文其餘諸侯止有泮宮一學魯之所立非獨泮宮而已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是魯禮得立四代之學魯有四代之學此詩主頌其修泮宮者先代之學尊魯侯得立之亦存古法而已其行禮之飲酒養老兵事之受成告克當於周世之學在泮宮也僖公之伐淮夷將行則在泮定謀既克則在泮獻馘作者主美其作泮宮而能服淮夷故特言其修泮宮耳僖公志復古制未必不四代之學皆修之也又解泮宮泮水正是一物而此詩或言宮或言水之意以菜生於水化出於宮言水則采取其芹言宮則采取其化故詩言采芹藻之菜則言泮水說行禮謀獻之事則云泮宮下章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是言克淮夷者由宮內行化而服之故言宮也泮宮之名既定亦可單稱為泮此經四言在泮及集於泮林皆謂泮宮為

泮也采者取菜之名而化亦言采者俱是已往取之因采菜而同其文箋正義曰芹水菜也者采菽云觱沸檻泉言采其芹芹生於泉水是水菜也言水菜者解其就泮水之意藻茆亦水菜從此可知也魯人之樂泮水意在觀化。非主采菜但水能生菜因采取之并以采菜為言故箋解其意言已思樂僖公之修泮宮之水復伯禽之法而往觀之采其芹也是其思樂者樂僖公所修觀宮因采其菜其往不專為菜又申傳辟廱泮宮之義辟廱者築土為堤以壅水之外使圓如璧令四方來觀者均故謂之辟廱也釋詁云肉倍好謂之璧孫炎云肉身也好孔也身大而孔小然則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是其形如璧也圓既中規而望水內則遠近之路等故四方來觀者均言均得所視也此箋言築土壅水四方來觀者均說水之外畔靈臺傳云水旋丘以節觀者說水之中央所據不同互相發見也言四方來觀者均則辟廱之宮內有館舍外無牆院也後漢書

稱光武中元二年初載建三雝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臣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雝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葢億萬計是由外無墻院故得圜門觀之也天子之宮形既如璧則諸侯宮制當異矣而泮為名則泮是其制故云泮之言半半水者著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既以葢為疑辭必疑南有水者以行禮當南面而觀者宜北面畜水本以節觀宜其先節南方故知南有水而北無也北無水者下天子耳亦當為其限禁故云東西門以南通水明門北亦有溝塹但水不通耳諸侯樂用軒懸去其南面泮宮之水則去北面者樂為人君而設貴在近人與其去之寧去遠者泮水自以節觀故從南方各從其宜不得同也天子諸侯之宮異制因形然言由形異制殊所以其名亦別也定本集注皆作形然俗本作殺字誤也此解辟廱泮宮之

義皆以其形名之而王制注云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泮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以物有名生於形因名立義以此天子諸侯之宫實圓水半水耳不以圓半為名而謂之辟泮故知辟泮之稱有義存焉故於禮注解其義與此相接成也傳正義曰釋詁云戾來至也俱訓為至是戾得為來也止者至而止住故云至非訓止為至也復解泮宫在郊旗鸞在車之飾諸侯禮當有之令云言觀者欲法則其立意故美而觀之也此是魯人作詩而自稱其君為魯侯者以其魯君之美可為四方所則因其請王而作遂為外人之辭以示僖公之德非獨魯人所頌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傳其馬蹻蹻言彊盛也箋云其音昭昭僖公之

德音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傳色溫潤也箋云僖公之至泮宮和顏色而笑語非有所怒於是有所教化也音義藻音早水草也蹻居表反昭之繞反疏正義曰以其馬是僖公之馬故知其音是僖公之音以文承馬下嫌是馬音故明之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傳茆鳧葵也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箋云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因以謀事也已飲美酒而長賜其難使老難使老者最壽考也長賜之者如王制所云八十

月告存九十日有秩者與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傳屈收醜衆也箋云順從長遠屈治醜惡也是時淮夷叛逆既謀之於泮宮則從彼遠道往伐之治此羣爲惡之人音義茆音卯徐音柳韋昭萌藻反干寶云今之鳧葵草堪爲菹江東有之何承天云此菜出東海堪爲菹醬也鄭小同云江南人名之蓴菜生陂澤中草木疏同又云或名水葵一云今之浮菜即豬蓴也本草有鳧葵陶弘景以入有名無用品解者不同未詳其正沈以下同及草木疏所說爲得鳧音符者與音餘屈邱勿反鄭云治也徐云鄭又其勿反韓詩云屈收也收斂得此衆聚疏正義曰毛以爲魯人言已思樂往泮宮之水我薄欲采其茆之菜也既采其菜又觀其化值魯侯來至在泮水之宮與羣臣飲酒謂召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

既飲此美酒而得其宜則天長與之以難老之福故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收歛此醜衆人民鄭以為既飲此美酒又長賜其難老之人謂所養老人常有賙餼也又言僖公行飲酒之禮因以謀征伐之事乃欲從彼長遠之道路以治此羣為惡之人謂時淮夷叛逆魯謀伐之此章言其謀行故五章言其伐克也傳正義曰陸璣疏云茆與荇菜相似菜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匕柄葉可以生食又可鬻滑美江南人謂之蓴菜或謂之水葵諸陂澤水中皆有箋正義曰泮宫者行禮養老之宫而云在泮飲酒明是以禮飲酒故知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也鄉飲酒鄉射之禮皆以明日息司正而復行小飲酒之禮云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鄉射注云先生鄉大夫致仕者君子有德不仕者鄉飲酒注云先生不以筋力為禮於是可以來可以召唯所欲是飲酒之禮有召老之法下句言永錫難老明是召之與飲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命

於祖受成於學注云定兵謀也天子之禮如是則知諸侯亦然下章言淮夷攸服明當於是謀之故知行飲酒之禮因以謀伐淮夷之事也難老者言其身力康強難使之老故云謂最壽考者長賜終老者之身賜之不絕故言如王制所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彼注以為告存者每月致膳有秩者日有常膳然則八十者每月一致膳九十者日日常有膳所膳之物則無文蓋如漢世老人有名德者時詔郡國常以八月致羊酒之類也王制告存之文承七十不俟朝之下則謂朝臣有德致仕者也庶人之老者則不能然直行復除以養之耳王制又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注云引户校年當行復除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之也傳正義曰屈者屈彼從已是收斂之義故為收也醜衆釋詁文毛云收此羣衆則是不斥淮夷當謂順行長遠之道收斂魯國之民人也王肅云天長與之難老之福乃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斂此羣

衆傳意或然箋正義曰順者隨從之義長者遙遠之言故順為從長為遠也屈治釋詁文彼屈作淈某氏引此詩是音義同也下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則將伐淮夷於泮宮謀之明是飲酒因謀此則謀之之事故以醜為惡此則謀治之耳未是兵已行也下云淮夷攸服乃是伐而服之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傳假至也箋云則法也僖公之行民之所法傚也僖公信文矣為修泮宮也信武矣為伐淮夷也其聰明乃至於美祖之德謂遵伯禽之法靡有不孝自求伊祜箋云祜福也國人無不法傚之者皆庶幾力行自求

福禄音義假古百反行下孟反又如字祜音户疏正義曰言穆穆然美者是魯侯僖公能敬明其德又敬慎其舉動威儀内外皆善維為下民之所法則也信有文矣信有武矣文則能修泮宫武則能伐淮夷既有文德又有武功其明道乃至於功烈美祖謂遵伯禽之法其道同於伯禽也以此化民民皆傚之魯國之民無有不為孝者皆庶幾力行孝自求此維多福禄言能勉力行善則福禄自來歸之僖公行己有道化之深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箋云克能攸所也言僖公能明其德修泮宫而德化行於是伐淮夷所以能服也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

囚傳囚拘也箋云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淑善也
囚所虜獲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武臣獻馘
又使善聽獄之吏如臯陶者獻囚言伐有功所任得其
人音義蟜本又作矯亦作蹻居表反馘古獲反截耳也臯陶音遥臯陶唐虞之士官疏正義曰明
明然有明德之魯侯甚能明其德也又說其明德之事
既作泮水之宮以行其德化謀伐淮夷而淮夷所以順
服是其德之明也僖公既伐淮夷有功而反矯矯然有
威武如虎之臣使之在泮宮之內獻其截耳之馘善問
獄如臯陶者使之在泮宮之內獻其所執之囚言折獄
則有威武執囚則善問獄美其所伐有功而所任得人
也箋正義曰克能攸所皆釋言文傳正義曰囚拘釋言
文箋正義曰釋詁云馘獲也皇矣傳曰殺而獻其左耳

曰馘故云馘所獲者之左耳謂臨陣格殺之而取其耳也淑善釋詁文因所虜獲者謂生執而係虜之則所謂執訊者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注云釋菜奠幣禮先師是將出則謀於學而後行反則禮先師以告克故僖公既伐淮夷而又在泮宮也彼云以訊馘告者即此獻馘是其事也所馘者是不服之人須武臣之力當殺其人而取其耳而使武臣如虎者獻之所囚者服罪之人察獄之吏當受其辭而斷其罪故使善聽獄如皐陶者獻之執俘截耳而還言伐有功也有武力者折馘善問獄者執囚言任得其人也此章言淮夷攸服即說獻囚急見所任得人以明其服之狀故下二章更說往伐之事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傳桓桓威武貌箋云多士謂虎臣及如皐陶之屬征征伐也狄當作

剔剔治也東南斥淮夷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傳烝烝厚也皇皇美也揚傷也箋云烝烝猶進進也皇皇當作暀暀暀暀猶往往也吳譁也訩訟也言多士之於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讙譁不大聲僖公還在泮宮又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皆自獻其功音義狄王他歷反遠也孫毓同鄭作剔音同沈云毛如字未詳所出韓詩云鬄除也烝之丞反皇毛如字鄭作暀于況反吳鄭如字譁也又王音誤作吳音話同揚余章反訩音凶讙音歡譁音花疏正義曰毛以為上言任得其人此本往還之事言濟濟然多威儀之多士爭爭鬬之爭

皆能廣其德心謂心德寛弘並無褊躁又桓桓然有威
武之容其往征也遠服彼東南淮夷之國此多士之德
烝烝然而厚皇皇然而美不為過誤不有損傷於軍旅
之間更無忿競其廻還也不有告於官司爭訟之事者
唯在泮宮之内獻其戰功而已美其軍旅齊整又能克
捷鄭唯以狄彼東南三句為異言以威武往征剔治彼
東南之國其往之時莫不相勸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譁
譁不揚聲美其樂戰之心而在軍又整餘同傳正義曰
釋訓云桓桓威也故為威武貌毛無破字之理聽仰傳
以狄為遠則此狄亦為遠也王肅云奉其威武往征遠
服東南謂淮夷來服也箋正義曰上言反而獻功此又
本其初往此言濟濟多士還是獻捷之人故知多士謂
虎臣及如臯陶之屬所謂伐而正其罪故以征為伐征
伐所以治罪故讀狄為剔剔治毛髮故為治也淮夷之
國在魯之東南故知東南斥淮夷也傳正義曰釋訓云
烝烝作也衆作是厚重之意故為厚也皇皇美釋詁文

揚與誤為類故為傷謂不過誤不損傷也王肅云言其人德厚美不過誤有傷者箋正義曰釋詁云烝進也故烝烝猶進進也謂前進則皇為往行故知皇當作往釋詁云往往皇皇美也俱訓為美聲又相近故因而誤也鄭讀不吳為不娛人自娛樂必讙譁為聲故以娛為譁也訩訟釋言文揚者高舉之義不娛為不讙譁不揚為不揚聲故云多士之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讙譁不大聲謂初反及在軍之時能如此也僖公還泮宮又無爭訟之辜告治獄之官由在軍不競故無所告皆自獻其功而已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傳觩弛貌五十矢為束搜衆意也箋云角弓觩然言持弦急也束矢搜然言勁疾也博當作傅甚傅緻

者言安利也徒行者御車者皆敬其事又無厭倦也僖公以此兵衆伐淮夷而勝之其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為逆者謂堙井刊木之類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箋云式用猶謀也用堅固女軍謀之故故淮夷盡可獲服也謀為度已之德慮彼之罪以出兵也音義觩音虯捜依字作摎色留反博徐云毛如字王同大也鄭作傅音附繹本又作射又作斁作懌皆音亦厭也施式氏反本又作弛同致直置反卒尊忽反堙音因塞也刊若干反服虔云削也度待洛反疏正義曰毛以為多士以威武而往伐淮夷望而即服故角弓其觩然弛而不張束矢其捜然衆而不用其兵車甚博大徒行御車之人皆敬其事無厭倦

者故能克服淮夷既克淮夷而淮夷甚化於善不復為逆亂也此淮夷不逆是僖公之功故述而美之言僖公用能固執大道之故故淮夷卒皆服也鄭以為既言服而獻功更陳克捷之勢言僖公之伐淮夷也以角為弓其張則觩然而持弦甚急所束之矢其發則捜然而勁又且疾其戎車甚傅緻而勞固徒行之人又並無厭倦者從軍之初發至於既克淮夷其軍旅士卒甚善矣不有違逆軍法號令者此皆僖公之德故稱美之言此由僖公用堅固爾軍謀之故故淮夷盡得服也傳正義曰毛以美僖公之克淮夷必美其以德不以力此當說言為不戰之辭故以觩為弛貌荀卿論兵云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矣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以五十矢為束也大司寇云入束矢於朝注云古者一弓百矢其百箇與則鄭意以百矢為束此箋不易傳者百矢為束亦無正文以尚書及左傳所言賜諸侯以弓矢者皆云彤弓一彤矢

百以一弓百矢故謂束矢當百箇而在軍之禮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以為兩束故不易傳也已以為搜與束矢共文當言其束之多故搜為衆意得以弓言觩矢言搜其意言弓不張矢不用是僖公不至大戰而克服淮夷也又毛於猶字皆訓為道則下句猶亦為道王肅云言弓弛而不張矢衆而不用兵車甚博大徒行御車無厭其事者已克淮夷淮夷甚化於善不逆道也魯侯能固執其大道卒以得淮夷傳意或然上有囚馘則非全不戰傳意蓋以此章為深美之言箋正義曰以上言獻馘獻囚是戰而克之此章不宜復言弛弓束矢故云角弓觩然則言持弦急謂弓張故弛急也搜為矢行之聲故束矢搜然言勁且疾也車之廣狹度量有常不得以甚博為言故博當作傅其車甚傅緻言安穩而調利也用兵貴於順禮而云孔淑不逆則謂士卒所為不逆軍之正法故云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不善者於既克淮夷之下乃云孔淑不逆言其從始至終皆不逆

也此美僖公用兵不逆則當時行兵有逆者謂堙井刊木之類襄二十五年左傳云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服虔云堙塞刊削也式用釋言文猶謀釋詁文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傳翩飛貌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箋云懷歸也言鴞恒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黮為此之故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喻人感於恩則化也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傳憬遠行貌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謂荆揚也箋云大猶廣也廣賂者賂君及卿大

夫也荆揚之州貢金三品音義翩音篇鴞于嬌反黮說文字林皆作葚時審反為于偽反憬九永反沈又孔永反說文作𢥠音獷云闊也一曰廣大也琛勑金反揵為舍人云美寶曰琛賂音路遺唯季反

疏正義曰翩然而飛者彼飛鴞惡聲之鳥今來集止於我泮水之林食我泮宮之桑黮歸我好善之美音惡聲之鳥食桑黮而變音喻不善之人感恩惠而從化憬然而遠行者是彼淮夷來就魯國獻其琛寶其所獻之物是大龜象齒又廣賂我以南方之金言君臣並皆得之是修泮宮所致故以此結篇也傳正義曰淮夷去魯既遠故以憬為遠行貌琛圭釋言文舍人曰美寶曰琛來獻其琛總言獻寶其龜象南金還是寶中之別以其物貴特舉而言其獻非唯此等也漢書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為寶此言元龜龜之大者故云元龜尺二寸也賂者以財遺人之名故賂為遺也荆揚之州於諸州最處南偏又此二州出金今云南金故

知南謂荆揚也禹貢徐州淮夷蠙珠洎魚則淮夷居在徐州貨唯珠魚而已其土不出龜象其國不屬荆揚而得有龜象南金獻於魯者禹貢所陳謂常貢天子土地所出此則僖公伐而克之整以賂魯其國先得此寶以其國寶為獻非是淮夷之地出此物也箋正義曰大賂者賂之多大故云大猶廣也春秋襄二十五年晉師諸侯伐齊齊人賂晉侯有六正五吏三十帥及處守者皆有賂是及羣臣故知廣賂者君及卿大夫也又申傳南荆揚之義故云荆揚之州貢金三品禹貢揚州厥貢惟金三品荆州云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彼注云三品者銅三色也王肅以為三品金銀銅鄭不然者以梁州云厥貢鏐鐵銀鏤爾雅釋器云黃金之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貢金銀者既以鏐銀為名則知金三品者其中不得有金銀也又檢禹貢之文厥貢鏐鐵錫鉛銀獨無銅故知金即銅也僖十八年左傳曰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

鐘考工記工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是謂銅爲金也三色者蓋青白赤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序閟宫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箋云宇居也音義閟筆位反音秘同僖音希疏正義曰作閟宫詩者頌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謂復周公之時土地居處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是周公之時土境特大異於其餘諸侯也伯禽之後君德漸衰鄰國侵削境界狹小至今僖公有德更能復之故作詩以頌之也復周公之宇雖辭出於經而經之所言止爲常許此則總序篇義與經小殊其言復周公之宇主以境界爲辭但僖公所行善事皆是復故非獨土地而已自二章周公之孫以下皆述僖公之德作者將

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文武大王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與僖公之事為首引耳序者以其非頌所主之意故從而略之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傳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侐清淨也實實廣大也枚枚礱密也箋云閟神也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宮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傳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箋云依依其身也彌終也赫赫乎顯著姜嫄也其德貞正不回邪天用是馮依而降精氣

其任之又無災害不圻不副終人道十月而生子不遲
晩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
俾民稼穡傳先種曰稙後種曰穉箋云奄猶覆也姜嫄
用是而生子后稷天神多與之福以五穀終覆蓋天下
使民知稼穡之道言其不空生也后稷生而名棄長大
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
后稷稱焉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傳
緒業也箋云秬黑黍也緒事也堯時洪水為災民不粒

食天神多予后稷以五穀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於是天下大有故云繼禹之事也美之故申說以明之音義伭況域反說文云靜也一音火季反枚莫回反韓詩云閒暇無人之貌也嫄音元禖莫回反礱路東反厲也災字又作灾本亦作菑音同邪似嗟反馮依本又作憑同皮陵反一本作馮依其身坼勑宅反裂也副孚逼反重直容反本又作種同穋音六本又作稑音同稙徵力反徐時力反韓詩曰長稼也穉音稚韓詩云幼稼也菽音叔大豆也俾必爾反本又作畀下同長張丈反秬音巨纘子管反繼也粒音立疏正義曰毛以為將美僖公先上述遠祖周人立姜嫄之廟常閟而無事欲說姜嫄又先言其廟言在周所閟之宮有侐然清淨其宮之內則實實然而甚廣大其宮之材則枚枚然而礱之密之此是姜嫄廟也既言其廟遂說其身赫赫然顯著

者其姜姓之女名嫄也此姜嫄其德貞正不回邪故上帝之天用是之故依其所生子孫使其在母之時令其母無災殃無患害終人道之月而生之不遲也是所生者乃是后稷天神又予與之以百種之福使之有明哲之性曉稼穡之事又與之黍與之稷先種後熟之重後種先熟之穋先種之稙後種之穉及菽之與麥下此衆穀令稷種之同有天下諸國使民知稼穡之道民賴后稷之功多又復申說其事后稷之所種者有稷有黍有稻有秬以此衆穀徧敎下民同有此穀於天下之土以繼大禹之業言禹平水土稷敎播種事業可以相繼故言纘禹之緒以美之鄭以閟宮爲神宮於魯國有其宮故先言廟而逆說姜嫄上帝是依謂憑依其身降之精氣又以奄爲覆緒爲事爲異餘同傳正義曰莊三十二年左傳稱公見孟任從之閟謂閟戶拒公故閟爲閉也下句言赫赫姜嫄則此述姜嫄之廟禮生曰母死曰妣姜嫄是周之先母故謂之先妣說姜嫄之廟而謂之閟

宮故知常閟而無事春官大司樂云舞大濩以享先妣
則先妣之廟有祭事矣且立廟所以祭神而云閟而無
事者案祭法王立七廟五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
彼文據周為説其言不及先妣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
又疏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比於七廟是閟而無事也周
禮定其用樂明其有祭之時但其祭時節禮無明文或
因大祭而乃祭之也傳亦以此司樂之文知姜嫄之廟
在周耳言其在周則謂魯無其廟以周立是非常故魯
不得有也孟仲子曰是謂禖宮葢以姜嫄祈郊禖而生
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為禖宮嫄廟清淨之處故以侐為
清淨實謂宮內所容重言實實故謂宮之廣大枚枚者
細密之意故云礱密晉語及書傳説天子廟飾皆云斲
其材而礱之加密石焉是礱密之事也又鄭注禮器云
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稜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
石是也箋正義曰箋以詩人之作覩事興辭若魯無姜
嫄之廟不當先述閟宮又卒章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

發首言閟宮於末言新廟則所新之廟新此閟宮首尾相承於理為順奚斯作之自然在魯不宜獨在周也且立廟而祭不宜以閉為名釋詁云毖神溢慎也俱訓為慎是閟神為神閟與毖字異音同故閟為神也以其姜嫄神之所依故廟曰神宮凡廟皆是神宮以姜嫄之事說之於下故先言神宮以顯之傳正義曰毛氏不信履迹之事不得言天依姜嫄故為依其子孫正謂依助后稷使其母無災害也此直依其子耳兼言孫者以后稷後世克昌皆是天所依佑并孫言之以協句也箋正義曰箋以生民之篇說姜嫄履帝迹而有后稷則是上帝凴依姜嫄而使之有子故以依依為依其身履其拇指之處而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是其依之也以姜嫄其德貞正不回邪上天用是之故憑依其身而降之精氣使得懷妊后稷也生民言不坼不副無災無害文在先生如達之下則謂當生之時無災害也此篇無災害文在彌月不遲之上則是未生之時無災害也言懷妊

以至於生其母常無災害故文有先後災害可兼未生其不坼不副唯謂生時不爾此箋云其生之又無災害不坼不副災害謂懷妊時坼副謂生時也以其意與彼同故引彼為説家語執轡篇大戴禮本命篇皆云人十月而生此云彌月不遲故知終人道十月而生子美其不遲晚也傳正義曰重穋稙稺生熟早晚之共稱耳非穀名先種曰稙後種曰稺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傳略而不言其熟耳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天官内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稑是傳亦略而不言其種與此互相明也執競傳以奄為同則此奄亦為同也王肅云堯命以后稷使民知稼穡下國同時有是大功也箋正義曰網奄覆鳥獸而取之故以奄猶覆也天神多與之福者王肅云謂受明哲之性長於稼穡是言天授之智慧為與之福也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謂堯遭洪水之後種百穀以教民也言其不空生謂生必濟世不徒然也孝經

援神契曰聖人不空生生必有所制是大賢不徒生也又解后稷其名曰棄未為司馬不言棄為司馬而言后稷之意以其居稷官之日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之周本紀云初欲棄之因名曰棄堯典云帝曰棄是后稷生名曰棄也本紀又云堯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是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也堯典之文未說舜命羣官使禹宅百揆即天官也契任五教為司徒即地官也伯夷為秩宗即春官也咎繇為士即秋官也垂為共工即冬官也唯夏官不言命而上句禹讓稷契之下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褒述其為稷之功不言命而為官明是稷作司馬為夏官也且尚書刑德放云稷為司馬契為司徒故云後雖作司馬猶以后稷稱馬傳正義曰釋詁云業緒也故緒為業也箋正義曰秬黑黍釋草文緒事釋詁文事業大同耳當時所為謂之事後人所祖謂之業禹稷同時其事相繼此述當時之事非謂在後相祖故易之為事堯典云

帝曰湯湯洪水方割是堯時洪水為灾也思文之美后稷云粒我烝民是洪水之時民不粒食也生民云誕降嘉種者從上而下之辭是天神多與后稷以五穀也言天神與者以種之必長歸功於天非天實與之也若洪水未平則無地可種故知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於是天下大有謂大有五穀也禹能平水土稷能種穀二者俱以利民故謂之繼禹之事稷之播種種禹所治之地故言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為先後之辭耳其實禹稷所為亦同時矣非洪水大平之後始教之也此經與上事同文重故解其意美之申說以明之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傳翦齊也箋云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

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傳虞誤也箋云屆殛虞度也文王武王繼大王之事至受命致大平天所以罰殛紂於商郊牧野其時之民皆樂武王之如是故戒之云無有二心也無復計度也天視護女至則克勝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箋云敦治旅衆咸同也武王克殷而治商之臣民使得其所能同其功於先祖也后稷大王文王亦周公之祖考也伐紂周公又與焉故述之以美大魯音義大音泰後大王大平皆同翦子踐反鄭斷也斷音短下同幽彼貧反王于況反

屆音戒貳音二殛紀力反下同度待洛反下同復扶又反敦鄭都回反注同王徐都門反厚也與音預

疏正義曰毛以為上言后稷之事此又接說其後言后稷後世之孫實維是周之大王也此大王自豳而來居於岐山之陽民歸往之初有王迹實始有翦齊商家之萌兆也至於文王武王則能繼大王之業於時商家暴虐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誅於牧野之地民皆樂戰不自以為苦反勸戒武王云今天下歸周無有貳心無有疑誤乃由上天之臨視汝矣言民從天助往必克勝欲使之勉力決戰也武王於是伐而克之乃以禮法治商之衆民莫不得所能同其功於先祖謂先祖欲成王業武王卒能成之是合同其功鄭唯以翦為斷緒為事無貳無虞謂民勸武王無有二心無復計度上帝令臨視汝為異餘同箋正義曰翦齊釋言文齊即斬斷之義故箋以為斷其意同也大王之居岐陽民咸歸之是有將王之迹故云是始斷商言有滅商之萌兆也傳正義曰

大明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傳云無敢懷貳心以為民無貳心傳以虞為娛則亦為民之情謂民無疑誤也王肅云天下歸周無貳心無疑誤上帝臨命汝傳意或然箋正義曰屆殛虞度釋言文釋言又云殛誅也然則此殛又轉為誅紂為無道天欲誅之武王奉行天意故云致天之屆牧誓云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是致天所罰殺紂於牧野定本集注皆云殛紂於牧野殛是殺非也箋以汝者汝武王故以無貳無虞為戒武王之辭太誓說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是其所計度故令戒之云無有貳心無復計度也致天之誅唯武王耳此經文武共文以其受命伐紂事相接成故也旅衆釋詁文武王克紂治商之衆故以敦為治釋詁云咸皆也皆亦同之義故以咸為同也同其功於先祖者周自后稷以來世修其業大王文王之意皆欲成周之功但時未可耳今武王誅紂克先祖之意故美其能同其功於

先祖言與先祖同成其功也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傳王成王也元首宇居也箋云叔父謂周公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使為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為周公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為我周家之輔謂封以方七百里欲其疆於衆國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箋云東東藩魯國也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為君於東加賜之以山川土

田及附庸令專統之王制曰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附

庸則不得專臣也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

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傳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

公也耳耳然至盛也箋云交龍為旂承祀謂視祭事也

四馬故六轡春秋猶言四時也忒變也皇皇后帝皇祖

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傳騂赤犧純也箋

云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

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天亦

饗之宜之多予之福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傳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楅衡設牛角以楅之也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犧尊有沙飾也毛炰豚也胾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房半體之俎也洋洋衆多也箋云此皇祖謂伯禽也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楅衡其牛角為其觝人也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大房玉飾俎

也其制足閒有横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萬舞干舞也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傳震動也騰乘也壽考也箋云此皆慶孝孫之辭也俾使臧善保安常守也虧崩皆謂毀壞也震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音義藩方元反策初草反令力呈反解音懈忒他得反騂息營反赤色也犧許宜反純毛牲楅音福楅逼也犧尊鄭素河反毛云有沙飾則宜同鄭王許宜反尊名也將七羊反炰蒲包反胾側吏反羹音庚又音衡洋音羊徐音翔禴羊灼反祫咸夾反楅音逼沙蘇河反刻鳳凰於尊其羽

形婆娑然也一云畫也豚字又作豜徒門反鍘字又作鉼音刑為其于偽反䑋都禮反横古曠反一音光跗方于反熾尺志反僭子念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上既述遠祖之功以美大魯國此乃說其封建之由及今僖公之事言將欲封魯之時成王乃告周公曰叔父我今欲立汝首子使之為侯於魯國大開汝之所居永為周室藩輔告周公既訖乃為書以策命魯公伯禽使之為侯於東方賜之以境内之山川使之專有又賜之以境内之土田并小國之附庸命使四鄰小國附屬之言其統於衆國也至於今日周公後世之孫魯莊公之子謂僖公也其車建交龍之旂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耳然而至盛春秋四時非有解怠所獻所祀不有忒變因說祭祀之事皇皇而美者為君之天及君祖后稷獻之以赤與純色之牲天與后稷於是歆饗之於是以為宜下福與之既已多大矣非徒天與后稷降之多福周公與君祖伯禽亦其福汝僖公矣又言祭宗廟得

禮故先祖福之更説祭廟之事將於前秋則為嘗祭此夏而已楅衡其牛言豫養所祭之牛設横木於角以楅之令其不得觝觸人也所養者是白色之牡與赤色之特盛酒之器有犧羽所飾之尊將將然而盛美也其饌則有以火去其毛而炰之豚又有切肉之胾與大羹鉶羹其食器有竹籩木豆又有大房之俎鼎俎既陳籩豆已列於是歌舞其神執干戚而為萬舞者洋洋然衆多禮樂不愆祭祀得所孝孫僖公於是有慶賜之榮作者喜其德當神明故設辭慶之使汝得福熾盛而昌大使汝年命長壽而臧善安於彼東方之國魯邦是其常有其堅固如山不可虧損不可崩落言其無毁壊之時其安静如川不可震動不可乘陵言其無僭踰相犯國之三壽考之卿與作朋友君臣相親國家堅固使之如岡然如陵然言永無散亂也鄭唯秋而載嘗為異以載為始言秋而始欲嘗祭於夏則養牲餘同傳正義曰洛誥説周公攝政七年十有二月歸政成王之事其經云歳

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告周公其後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二特牛祫祭文武於文王廟使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為後者謂將封伯禽則是成王即政之元年正月朔日封伯禽也呼周公為叔父知王是成王也釋詁云元首始也俱訓為始是元得為首屋宇用以居人故以宇為居

箋正義曰諸侯為天子藩屏故云東藩魯國也賜謂與之使為已有故言加賜之山川及附庸令專統之也以土田者是魯國之土田亦既封為魯君自然田為魯有而山川附庸與土田共蒙賜之文土田既是專統則知山川附庸亦專統也箋以專統土田是諸侯之常而山川附庸則是加賜故特言加賜之山川附庸以明之凡言賜之謂非所當得也故引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故山川當言賜也附庸則不得專臣故附庸亦言賜也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鄭以經有山川故改澤為川也彼又說夏殷之禮云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

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言附諸侯事大國不得專臣也若然魯亦不得專臣而與山川土田同言賜者以於法不得有之故言賜耳非謂賜之使專臣也何則諸侯之有附庸者以其土田猶少未極大國之數故令有附庸使之附屬功德若進擬以給之其地方五百里者土田已極無復進期不得更有附庸也魯為侯爵以周公之勳受上公之地可為五百里耳於法無附庸也明堂位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是於五百里之上又復加之附庸故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大司徒注云凡諸侯為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為有禄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言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如鄭此言是由法不得有故謂之賜猶不使

魯專臣也論語云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是社稷之臣顓臾魯之附庸謂之社稷之臣者以其附屬於魯亦謂魯之社稷其國猶自繼世非專臣也以非專臣故季氏將伐若其純臣魯君季氏豈得伐取之也言四等附庸者侯九伯七子五男三并之得二十四也夏殷之禮不能五十里者為附庸則周法附庸不滿百里而云九同七同者聚積其國使得同耳非謂一同一附庸也交龍為旂春官司常文承者奉持之義故云承祀謂視祭事此龍旂承祀謂視宗廟之祭何則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彼祀天之旂建日月之章明此龍旂是宗廟之祭也異義古詩毛說以此龍旂承祀為郊祀者自是舊說之謬非鄭所從故此箋直言視祭不言祭天也作者錯舉春秋以明冬夏故云春秋猶言四時也釋言云奭忒也孫炎曰忒變雜不一是忒為變之義也釋詁云皇皇美也后君也以天者尊神故以美言

之而謂之為君也論語曰皇皇后帝注云帝謂太微五帝此亦云皇皇后帝直言謂天者以論語說舜受終于文祖宜總祭五帝魯不得徧祭五帝故直言謂天謂祭周所感生蒼帝也故明堂位祀帝于郊之下注云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是魯公所祭唯祭蒼帝耳蒼帝亦太微五帝之一故同稱皇皇后帝焉明堂位稱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魯君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成王命魯郊天亦配以后稷之事言亦者亦周也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是天子祭天南郊用赤牛純色今魯亦云享以騂牲是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宜之言亦者亦周也以諸侯不得祭天嫌其不可故每事言亦也傳正義曰毛以載為則言秋而則嘗謂當祫之年雖為祫祭而則為嘗祭故解其意言諸侯之禮於夏為大祭之禘則不為時祭之礿於秋為大祭之祫則不為時祭之嘗唯天子兼之雖為禘祫不廢時祭令魯亦如天

子之禮故言秋而則嘗謂為祫復為嘗鄭禘祫志云儒家之說禘祫通俗不同或云歲祫終禘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禮讖所云故作禘祫志考春秋禘祫之數定以為三年祫五年禘毛氏之言禘祫唯此傳耳而不辨禘祫年數或與鄭同也傳言夏禘秋祫則以為禘在夏祫在秋鄭於禘祫志云周改先王夏祭之名為礿故禘以夏先王祫於三時周人一焉則宜以秋是從毛此說為禘在夏祫在秋也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所以下天子也唯天子兼之言魯禮亦如天子故云載嘗也傳之此言無正文正以王制說先王之法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言天子當祫之歲以春物未成犆礿而已於夏秋冬則為祫復為時祭也王制又云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其意言諸侯當祫之歲春則犆礿夏則祫而不禘秋冬乃為時祭而復為祫也先王之禮諸侯與天子不同明知周世諸侯亦當異於天子故知禘則不

礿祫則不嘗鄭於諸侯禘祫更無明說亦當如此傳也楅衡謂設橫木於角以楅迫此牛故云設牛角以楅之也地官封人云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注云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椵狀如彼注楅衡別兩處設之此箋申傳言楅衡其牛角為其觝觸人以楅衡為一者無文故兩解也白牡周公牲騂剛魯公牲者文十三年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嫌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牲者嫌改周當以夏避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是周公魯公異牲之意也說文云犅特也白牡謂白特騂犅謂赤特也犧尊之字春官司尊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為娑傳言沙即娑之字也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為牛象之形王肅云將將盛美也大和中魯郡於地

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然則象尊尊為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為義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毛炰豚者地官中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故知毛炰是豚彼注云爛去其毛而炰之也胾謂切肉曲禮注云胾切肉是也大羹鉶羹者以特牲士之祭祀尚有大羹鉶羹故以此羹兼二羹也特牲注云大羹湆煑肉汁不和貴其質也鉶羹肉汁之有菜和者也大羹謂大古之羹鉶羹謂盛之鉶器其大羹則盛之於登以大為名故不舉所盛之器也大房與籩豆同文則是祭祀之器器之名房者唯俎耳故知大房半體之俎明堂位曰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注云梡斷木為四足而已嶡謂中足為横距之象椇謂曲撓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然是俎稱房也知是半體者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殽烝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殽烝謂體解節折

則房烝是半體可知此亦云房故知是半體之俎言禘郊乃有全烝宗廟之祭唯房烝耳故舉大房而言也昏禮婦饋舅姑特豚合升側載注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是俎載半胖之事也明堂位稱祀周公作太廟俎用梡嶡此云大房葢魯公之廟用大房也洋洋與萬舞共文則是舞者之貌故為衆多魯得以八佾舞周公故美舞者衆多也箋正義曰以周公皇祖之下即云白牲騂犅騂犅是魯公之牲故知皇祖謂伯禽也此皇祖之文在周公之下故以為二人上文皇祖在后稷之上且上與皇皇后帝連文則是配天之人故知上文皇祖即后稷也箋以禘祫之事於文不見不宜以載為則故易之為始以秋物新成始可嘗之故言始嘗也定本集注皆言秋物新成尚之也言貴尚新物故言始也作嘗字者誤也又解房俎稱大之意以其用玉飾之美大其器故稱大也知大房玉飾者以俎豆相類之物明堂位說祀周公之禮云薦用玉豆豆既玉飾明俎亦玉飾其

制足間有横其下有跗以明堂之文差次爲然跗上有横似於堂上有房故謂之房也萬舞干舞宣八年公羊傳文傳正義曰震動壽考皆釋詁文月令稱累牛騰馬騰是相乘之義故爲乘也箋正義曰上言孝孫有慶此則致福之言故爲慶孝孫之辭下章用兵之後亦有此慶則作者以意慶之非蝦辭也俾使臧善皆釋詁文自保守者安居之義故保爲安也魯邦是常言其常守魯國故以常爲守也虧崩以山喻故皆謂毁壊也震騰以川喻故皆謂僭踰相侵犯也言上下相侵犯猶水之相乘陵也老者尊稱天子謂父事之者爲三老公卿大夫謂其家臣之長者稱室老諸侯之國立三卿故知三壽即三卿也言作朋者謂常得賢人僖公與之爲朋即伐木傳云國君友其賢臣是也岡陵不動之物故言取其堅固也

公車千乘朱英緑縢二矛重弓傳大國之賦千乘朱英

矛飾也縢繩也重弓重於鬯中也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傳貝冑貝飾也朱綅以朱綅綴之增增衆也箋云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烝進也徒進行增增然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傳膺當承止也箋云懲艾也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荆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也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黄髮台

背壽胥與試箋云此慶僖公勇於用兵討有罪也黃髮台背皆壽徵也胥相也壽而相與試謂講氣力不衰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箋云此又慶僖公勇於用兵討有罪也中時魯微弱為鄰國所侵削今乃復其故故喜而重慶之俾爾猶使女也眉壽秀眉亦壽徵音義乘繩證反注千乘同英如字徐於耕反滕徒登反重直龍反注同鬯勑亮反弓衣也字或作韔同冑直又反綅息廉反說文云綫也沈又蒼林反又音侵烝之升反增如字綴沈知稅反又張劣反艾音刈台背他來反下音貝艾五蓋反中張仲反重直用反

疏正義曰上既美其祭祀鬼

神此又美其用兵征伐公之兵車有千乘矣車上皆有三人右人所持者朱色之英左人所持者綠色之繩此朱英綠繩者是二矛重弓也言二矛載於車上皆朱為英飾重弓共在鬯中以綠繩束之又公之徒衆有三萬人矣以貝飾冑其甲以朱繩綴之進行之時增增然衆多車徒既多甲兵又備西戎北狄來侵者於是以此膺當之荊楚羣舒叛逆者於是以此懲創之軍之所征往無不克則無有於我僖公敢禦止之者由其無敵於天下故得民庶安寧土境復故作者喜其討罪設辭慶之使汝昌大而熾盛使汝長壽而富足髮有黄色之髮背有台文之背得有如此長壽相與講試氣力奇其老而不衰也以其用兵之善又重慶之使汝得福則昌而且大使汝年壽則耆而又艾使得萬有千歲為秀眉之壽無有患害以魯衰而復興故喜而重慶之也傳正義曰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今復其故也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計魯方七百里

為車多矣而云千乘者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為限故云大國之賦千乘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二者事不同也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為軍地官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為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下云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出非彼千乘之衆也此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侯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内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以其非常故優之也清人云二矛重英故知朱英矛飾葢絲纏而朱染之以為矛之英飾也小戎云

竹閉緄縢傳曰緄繩縢約謂内弓於閉以繩束之此云
縢繩者縢亦為約之以繩非訓縢為繩但傳詳彼而略
此耳重弓為内弓於韔中有二弓小戎云交韔二弓
是其事也箋正義曰弓矛所用執而已解其有二矛重
弓之意故云備折壞也考工記云酋矛常有四尺夷矛
三尋則矛法自有二等此云二矛知非二等之矛者以
重弓是一弓而重之故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俱是備
折壞也矛有二等此當是酋矛何則考工記又云攻國
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美其當戎狄懲荆舒則是
往伐之明是酋矛而有二也此朱英綠縢與二矛重弓
兩句自相充配朱英是二矛飾之以朱染綠縢是重弓
束之以綠繩所異者二矛各自有英飾二弓共束以綠
繩耳又解車乘之下即説弓矛之意故云兵車之法左
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
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
菆樂伯在左而云左射是左人持弓也成十六年晉侯

與楚戰于鄢陵左傳稱欒鍼為右使人告楚令尹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焉哀二年鐵之戰左傳稱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禱云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甘誓云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既云左右又別云御是御在中央也傳正義曰貝者水蟲甲有文章也冑謂兜鍪貝非為冑之物故知以貝為飾說文云綅綫也然則朱綅直謂赤綫耳文在冑下則是甲之所用故云以朱綅綴之謂以朱綫連綴甲也增增衆釋訓文定本集注皆作增字其義是也俗本作憎誤也箋正義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皆夏官序文也舉成數者謂略其七千五百直言三萬耳如此箋以為僖公當時實有三軍矣荅臨碩云魯頌公徒言三萬是三軍之大數又以此為三軍者以周公受七百里之封明知當時從上公之制備三軍之數此敘云復周公之宇故此箋以三萬為三軍言其復古制也又以凡舉大數

皆舉所近者若是三萬七千五百大數可為四萬此頌美僖公宜多大其事不應減退其數以為三萬故答臨碩謂此為二軍以其不安故兩解之也今以春秋檢之則僖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已前無三軍也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減為二則舍亦當書也春秋之例以軍賦事重作舍皆書於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故知當時無三軍也鄭以周公伯禽之世合有三軍僖公能復周公之宇遵伯禽之法故以三軍解之其實於時唯二軍耳烝進釋詁文步行曰徒故以為行也上句既云公徒則知此言烝徒謂進行之時且與增增共文明是行時衆多也傳正義曰膺當釋詁文承者當待之義不敢當待即是不敢禦止故以承為止也箋正義曰懲艾皆創故為艾也僖公之時齊桓為霸故知與齊桓公舉義兵也僖公之世用兵於戎狄荊舒者唯有桓公耳僖四年經書公會齊侯等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一名荊羣舒又是

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其伐戎狄則無文唯十年經書齊侯許男伐北戎其時蓋魯使人助之師賤兵少故不書或別有伐時經傳脫漏如伐淮夷之類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傳詹至也龜山也蒙山也荒有也箋云奄覆荒奄也大東極東海邦近海之國也來同為同盟也率從相率從於中國也魯侯謂僖公音義大音泰本又作泰下注大室皆同荒如字韓詩作荒云至也近附近之近疏正義曰毛以為既美征伐遠夷又美境界復故言泰山之高巖巖然魯之邦境所至也魯境又同有龜山蒙山遂已有極東之地至於近

海之國淮夷舊不服者亦來與之同盟凡此東方之國莫不相率而從中國是魯侯僖公之功也鄭以奄為覆覆有龜蒙之山遂奄有極東之地餘同傳正義曰詹至釋詁文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謂顓臾主蒙山也魯之境内有此二山故知龜蒙是龜山蒙山也龜蒙今在魯地故言奄有泰山則在齊魯之界故言所詹見其不全屬魯也禮祭法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春秋僖三十一年不郊猶三望者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泰山河海鄭駁異義云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境内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境界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又王制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注云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是由魯境至於泰山故得望而祭之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

林齊人亦祭泰山是齊境亦及之矣由其泰山廣長故二國皆以為望也荒訓為奄此云荒有者亦謂奄有之也箋正義曰釋言云弇蓋也孫炎曰弇覆蓋亦覆之義故以奄為覆荒奄釋言文大者廣遠之言以大東為極東地之最東至海而已大東之下即云至于海邦故以東為極東言其極盡地之東偏春秋之世諸侯同盟以尊王室故知來同為同盟當僖公之世東方淮夷小國見於盟會唯邾莒滕杞而已其餘小國及淮夷同盟不見於經蓋盟會者不列之耳言莫不率從有從魯之嫌故明此相率從於中國以僖非盟主不得為從魯故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傳鳧山也繹山也宅居也淮夷蠻貊而夷行也南夷荊楚也若順也箋云諾應辭

也是若者是僖公所謂順也音義鳧音符山名繹音亦一音夕字又作嶧同山名也貊字又作貃武伯反行下孟反應應對之應疏正義曰此又美僖公境界廣遠威德所及言安有鳧山繹山遂有是徐方之居至于近海之國淮夷為蠻貊之行者及彼南方之夷謂荆楚之國莫不相率而從於中國若王伯有命則莫敢不應諾順從此皆由魯侯之功於是順服也傳正義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之陽有桐木也鳧繹連文與龜蒙相類故知是鳧山嶧山也宅居釋言文言淮夷蠻貊如夷行者以蠻貊之文在淮夷之下嫌蠻貊亦服故辯之以僖公之從齊桓唯能服淮夷耳非能服南夷之蠻東夷之貊故即淮夷蠻貊謂淮夷如蠻貊之行僖四年從齊桓伐楚而服之故言南夷謂荆楚鄭志答趙商云楚交中國而近南夷末世夷行故謂之夷也若順釋言文

定本集注若順之上有諾順兩字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傳常許魯南鄙西鄙箋云純大也受福曰嘏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周公有常邑許許田未聞也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黄髮兒齒箋云燕燕飲也令善也僖公燕飲於内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謂為之祝慶也與羣臣燕則欲與之相宜亦祝慶也是有猶常有也兒齒亦

壽徵音義瑕古雅反朝直遥反薛字又作辥息列反與音餘兒五兮反齒落更生細者也字書作齯音同一音如字為于

疏正義曰毛以為既言僖公威德被及廣遠又言天與之福復其故居天乃與公大大之福使有秀眉之壽而保其魯國又能居其常邑與許邑復周公之故居也魯侯僖公燕飲而皆喜燕於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謂為之祝慶使妻善而母壽也其燕於外寢則宜其大夫與衆士亦謂為之祝慶使與之相宜也其魯之邦國七百里之封僖公於是常保有之既多受其福又有黄髮兒齒由僖公每事得所故慶之使享其永年鄭唯以瑕為福為異餘同傳正義曰春秋言伐我東鄙西鄙鄙者皆謂伐其邉邑故月令注云鄙界上之邑此美其復故之宇當舉邉邑言之故知常許皆是鄙邑也言常許魯南鄙西鄙則常為南鄙許為西鄙或當有所依據不知出何書也箋正義曰純大釋詁文禮特牲少牢尸致福於主人皆謂之

蝦是受福曰蝦傳以常許為魯之鄙邑書傳無文故箋易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有大德受采邑於京師為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魯以周公之故成王賜之許田春秋之時魯不朝周邑無所用而許田近於鄭國鄭有祊田地勢之便而與鄭易之桓元年鄭伯以壁假許田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此魯朝宿之邑昌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繫之許近許也如此則魯之有許見於經傳明此常與許即是彼之許邑彼以近許繫許則非魯之鄙邑故箋言此以易傳也桓公以許與鄭僖公又得居之故美其能復周公之宇也春秋於僖公之世不書得許田葢經傳闕漏故無其事也既以許為朝宿而常邑無文故推本其事言常字詩本或有作甞字者常邑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築臺于薛春秋經文是與者其是此甞邑與甞在薛傍魯有薛邑故言是與為疑之辭周公之有許邑事見春秋甞則無文故云周公有甞邑許田

未聞也鄭云嘗邑在薛之傍亦無明文故又自言其證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以其居薛邑而號孟嘗君則嘗在薛傍共為一地也六國者韓魏燕趙齊楚在春秋之後俱僭稱王號為六國孟嘗君者姓田名文父曰靜郭君田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宣王卒嬰相齊湣王湣王三年封田嬰嬰卒文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

史記有其傳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尺傳徂來山也新甫山也八尺曰尋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傳桷榱也舄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閔公廟也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箋云孔甚碩大也奕奕

姣美也修舊曰新新者姜嫄廟也僖公承衰亂之政修周公伯禽之教故治正寢上新姜嫄之廟姜嫄之廟廟之先也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至文公之時大室屋壞孔曼且碩萬民是若傳曼長也箋云曼修也廣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也音義斷音短度待洛反桷音角方曰桷舄音昔徐又音託奕音亦褫色追反姣古卯反屬音燭曼音萬疏正義曰毛以為僖公威德遠及國內咸宜乃命彼賢臣修造寢廟取彼徂來山上之松新甫山上之柏於是斬斷之於是量度之其度之也於是用八尺之尋於是用十寸之尺既量其材乃用松為桷有舄然而大作為君之正寢其寬大又新作閟公之廟奕奕然廣大作寢

則人安作廟則神悅人神安悅君德備矣此廟是誰為
之乃是奚斯所作美其作之得所故舉名言之奚斯監
護而已其作用民之力故又美民之勸事言廟甚長廣
而且大用功雖多萬民於是謂之順民既以之為順明
其不憚劬勞故言之以頌僖公也鄭唯以新廟為姜嫄
之廟為異餘同傳正義曰桷之與榱是椽之別名莊二
十四年刻桓公桷謂刻其椽也舄是桷狀故為大貌王
肅云言無刻飾文章徒見松桷彊大至牢固義或當然
路寢正寢公羊穀梁傳並云然定本集注云路正也釋
詁云路大也以君之正寢故以大言之言新廟是作此
廟僖公繼閔公為君故以新廟為閔公廟王肅云僖公
以庶兄後閔公為之立廟奕奕盛大美其作之中禮能
自儉而崇大宗廟是申說毛義稱作是廟美僖公之意
也奚斯與新廟連文故云公子奚斯作是廟欲見作者
主為新廟而言奚斯其意不兼路寢也閔二年慶父出
奔莒左傳曰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

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是奚斯為公子也如傳文益名魚而字奚斯箋正義曰孔甚釋言文碩大釋詁文孔碩言其寢美也定本集注云孔碩甚姣美也與俗本異春秋有新作南門新作雉門說者皆以修舊曰新改舊曰作故鄭依用之以閟公後死禮當遷入祖廟止可改塗易簷不應別更作之而此詩首章言閟宮卒章言新廟明是修彼閟宮使之新故易傳以為所新者姜嫄之廟也作寢廟所以為美者以僖公承衰亂之後寢廟廢壞能修周公伯禽之教故治其正寢上新姜嫄之廟由其修治廢壞故可美也又言姜嫄之廟廟之先者欲見姜嫄之廟既新之則餘廟毀壞亦修之然則舉其治正寢則餘寢亦治之矣又解奚斯所作之意正謂為之主帥主帥教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功役課其章程而已非親執斧斤而為之也中候握河紀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稷辯護注云辯護供時用相禮儀是監典謂之護也昭三十二年左傳說城成周之事

云屬役賦丈謂付屬作者以功役也漢書稱高祖使張倉定章程謂定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是屬課章程之事也引文十三年太室屋壞者與譜同以壞者譏其不恭則修者事為可善及明詩人稱新作寢廟以美僖公之意也定本集注箋曼修也廣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與俗本不同

閟宫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駉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三句

毛詩注疏卷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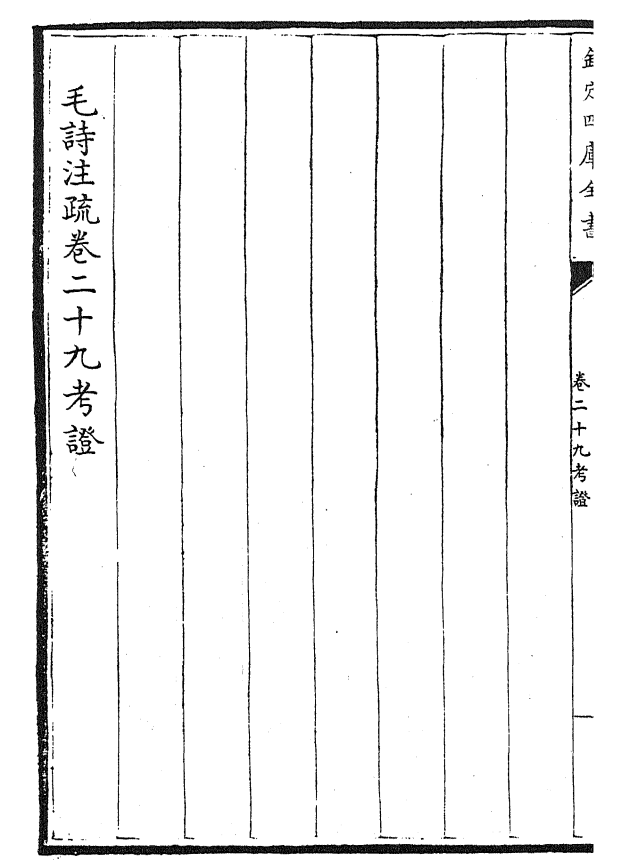
毛詩注疏卷二十九考證

魯頌駉章有驈有皇○皇說文作騜

泮水章薄采其芹○芹白虎通作菦

閟宮章遂荒大東○爾雅注作遂幠大東

新廟奕奕○新蔡邕獨斷作寢奕奕周禮注作繹繹



毛詩注疏卷二十九考證

謹案第一頁後五行疏定本集注刊本注訛本今

改

第四頁後二行疏子二十里刊本二訛三今改

第五頁前五行疏以載師掌任土之法刊本任訛

在據周禮改

前六行疏彼易司農以牛田為牧家所受刊本脫

易字今增

第六頁前五行傳國之大事刊本事訛祀今改

第七頁後一行疏蒼白雜色騅刊本蒼訛倉據爾雅改

第八頁前八行疏黄脊騝刊木脊訛春今改

第九頁前一行傳骭白驔刊本白訛曰今改

前四行音義駰刊本訛駉據監本改

前五行音義二目白曰魚刊本二訛一今改

第十四頁前一行傳箋云于往刊本往訛邁今改

前五行音義又普貝反諸本貝訛具今改

第十五頁前一行疏㵒沸檻泉刋本檻訛濫今改

第二十一頁前一行疏其徃征也刋本征訛徃據

毛本改

前五行疏則此狄亦為遠也刋本此訛北據疏上

文改

第二十七頁後七行疏宫室之飾刋本飾訛師據

禮記注改

第二十九頁前六行疏且尚書刑德放云諸本放

訛故今改

第三十四頁後一行疏歲戍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二特牛祫祭文武於文王廟諸本也訛於用

訛周據尚書注改

第四十二頁前一行疏大數可為四萬諸本大訛文據疏上文改

前四行疏故知當時無三軍也刊本故訛使今改

前八行疏唯有桓公耳刊本桓訛信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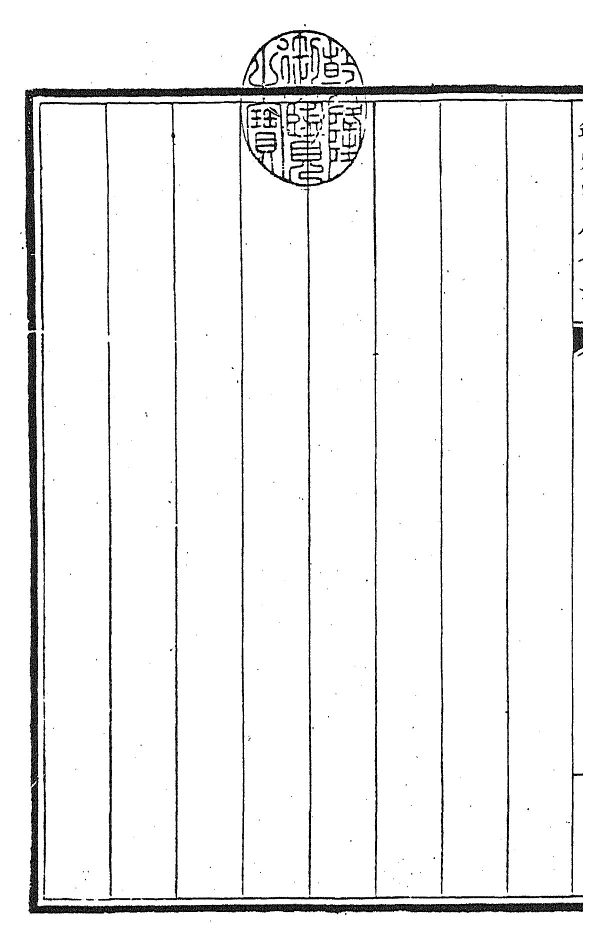
第四十四頁後四行箋許許田末聞也許字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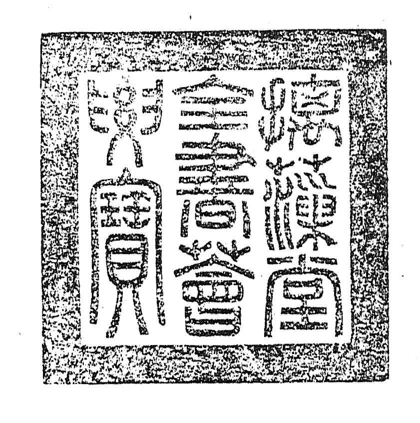
其一疑衍

第四十六頁後八行疏其寛大當作甚寛大

第四十八頁前一行疏賦丈諸本丈訛文據左傳

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録監生臣彭布純